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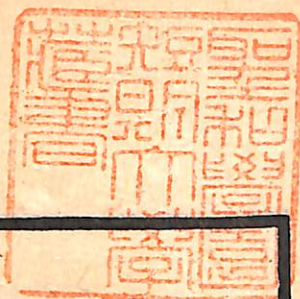
歐陽行周文集

歐陽行周集

十卷



四部叢刊集部



歐陽行周集
十卷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平湖
葛氏傳樸堂藏明刊
本景印原書板匡高
營造尺六寸二分寬
三寸八分

唐書文藝傳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
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袞罷
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
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
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
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
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深切回
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
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爲詹哀辭自書以遺

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拒字降之亦工爲文陸洧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旣在道拒遺書讓出處之遽洧不至還拒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本妄言與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拒耻之會澤潞劉從諫表拒在幕府拒爲辨質本之僞本終得罪其子積拒命拒方休假還家積表斥損時政或言拒爲之詔流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爲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憐之

歐陽行周文集序

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權知節度使督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貽孫纂

歐陽君生于閩之里幼爲兒孩時卽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河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宵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所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嘗謂里人曰此男子未

知其指何如要恐不爲汨沒之饑氓也未知爲吉凶邪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此若家之寶也柰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日知書伏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容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耀歐閩之鄉不知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衮來爲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唯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爲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德動不踰節常公之知日又加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

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贊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倫比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至于今伏之君之文新無所襲才未嘗困精於理故言多周詳切於情故叙事重復宜其司當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邪君於貽孫言舊故之分於外氏爲一家故其屬文之內名爲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予冲幼之歲卽拜君於外家之門大和中予爲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

若干首泣拜請序予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價微有文又
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為觀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解
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傳也為題其序亦以卒後
嗣之願云

歐陽行周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出門賦

石韞玉賦

迴鑾賦

將歸賦

王者宜日中賦

瑾瑜匿瑕賦

徵君洪崖子圖賦

明水賦

春盤賦

藏冰賦

懷忠賦

律和聲賦

歐陽詹字行周

陳書

第二卷

雜著

李評事示文集

蜀中將廻留辭韋相公

太原旅懷

途中寄太原所思

詠德上韋檢察

寓興

赴洛途中作

晨裝行

江夏留別

贈徐十八晦

送袁秀才

聞鄰舍唱涼州有所思

送郭秀才

述德上興元嚴僕射

春日途中

汝川行

許州途中

銅雀妓

題嚴光釣臺

福州送鄭楚材赴京師

秋日登龍興寺

登汾上閣

送陸戶曹

送少微上人歸德峯

荆南夏夜水樓

送高士安下第

酬裴十二秀才

旅次舟中對月寄姜公

御溝新柳

過福光寺律院宣上人房

詠德上李尚書

及第後訓故園親故

除夜長安客舍

早秋登慈恩寺塔

送張中丞

寄林蘊

樂津店北陂

第三卷

雜著

益昌行

題華判官汝州宅內亭

登龍興寺

八月十五日夜翫月

觀亡友題壁

題秦嶺

寄嚴僕射

途中採摘懸壺子

出蜀門

韋晤宅聽歌

認得越鳥聲

送聞上人遊嵩山

題照上人房

讀周太公傳

山中老僧

贈魯山李明府

留別舍弟

送張驃騎卻寧行營

題梨嶺

題第五司戶侍御

寄弘濟上人

觀送葬

宿建溪即事

建谿行待陳翹

題王明府郊亭

塞上行

留別郭中諸公

登高懷林十二先輩

九日登高

雨晴即事

除夜侍酒

元日陪早朝

題延平劍潭

晚泊漳州營頭亭

第三卷

雜著

益昌行

題華判官汝州宅內亭

登龍興寺

八月十五日夜翫月

觀亡友題壁

題秦嶺

寄嚴僕射

途中採摘懸壺子

出蜀門

韋昭宅聽歌

認得越鳥聲

送聞上人遊嵩山

題照上人房

讀周太公傳

山中老僧

贈魯山李明府

留別舍弟

送張驃騎卻寧行營

題梨嶺

題第五司戶侍御

寄弘濟上人

觀送葬

宿建溪即事

建谿行待陳翹

題王明府郊亭

塞上行

留別郭中諸公

登高懷林十二先輩

九日登高

雨晴即事

除夜侍酒

元日陪早朝

題延平劍潭

晚泊漳州營頭亭

駑驥吟

又和此首

水精念珠歌

贈山南嚴兵馬使

第四卷

銘

棧道銘

陶器銘

馬公墓誌銘

楊公墓誌銘

鄭公墓誌銘

御史中丞馬公墓誌銘

第五卷

記

曲江池記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第六卷

頌

德勝頌二章

有所恨二章

東風二首

片言折獄論

南陽孝子傳

自明誠論

珍祥論

第七卷

上方石像記

右街副使廳壁記

泉州北樓記

泉州六曹新都堂記

二公亭記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記

雜著

唐天文

則卞和述

甘露述

暗室箴

吊九江驛碑文

吊漢武文

補封雍齒冊文

第八卷

書

與鄭伯義書

與王式書

上張尚書書

上鄭相公書

第九卷

序

翫月詩序

宴更湖亭序

別柳由庾序

送楊行元序

送林明府序

送建上人序

送李孝廉序

送常熟許少府序

送張陸序

送王式東遊序

第十卷

序

送蔡沼觀省序

送鹽山林少府序

送無知上人序

送楊據序

送陳八赴舉序

二月三日宴僚吏序

餞斐叅和序

送洪孺卿赴舉序

歐陽行周文集目錄終

歐陽行周文集卷之一

賦

出門賦



出門辭家也人有志而斯逞予紛然而遠遊別天性之至
慈去人情之好仇嚴訓誡予以勿久指蒲柳以傷秋弱室
客予以遄歸目女蘿而起愁心眷眷以纏綿淚浪浪而共
流惕懷安以敗名曾何可以少留於是驅忠信以爲車執
藝業以爲贊越三江踰五嶺望堯旌而求試庶亦呈功取
爵建德揚名獲甘旨而報勤光晝錦以迴衡如弘斯張如
烏斯征射百步而期中飛三年而必鳴騶颺天寒崢嶸歲

晚鵲聯翩以不定蓬悠揚而自轉速前程之尚遙顧所離
而日遠事紛拏以爭按情交戾而不和退藩籬則弱羽戀
於雲路激龍門則纖鱗限乎尺波身違日日之晨昏戀悽
悽而莫遣親益年年之羸老思搖搖而若何慙靈輶於困
窮舉與缺於壘畝一仁聲之永大一孝德之茲久伊錫類
以拯窮豈今無而昔有爾乃循丕泰以俟命默風塵以愴
艱苟疏渙以納流願覆篲以成山路實多岐絲無定色任
玄黃之濡染信疆理之南北管因媒而解縛越自遇而升
車虞先榮而後悴姜始卷而終舒傷哉數子之稅駕吾未
知其所如

石韞玉賦

清潤積中光華外發

荆山之石兮玉在其中和氏未異兮追師不攻內抱貞明
蓄珪璋而自異外封礲礪與礪礪而攸同紛爾十峯塊然
一石石居山而有類玉處胎而無跡昭彰奇彩象鸞鏡之
猶埋特達英姿狀蠙珠之未拆齊草木之偕賤疊泥沙而
共積瓊玆則韞精氣時揚結白虹於林薄浮清氣於巖岡
多見已形空知六瑞之貴罕窮未朕誰分十仞之光混塵
嵌巖沈蒙鬱會同夫有智懷其有以若無侔彼不爭守厥
屯而俟泰明其內晦其外將藏器以待知不干物以招害
原夫石則稱堅而可轉玉則受琢而凝清日遇良工一則

有順而無固時惟哲后一則無脛而前呈我唐文武建元
成康紹胤獲王母之玉琯致淮夷之琛賁向華池而効色
從溫樹以流潤伊抱璞之未聞亦梯山之自進佳梁粃粃
黃金在沙必簸糠而颺礫與取實以除華彫琢儻行輝章
希發願同三獻之納庶免再來之刑

迴鸞賦

夫何降一人兮將擬帖乎萬方神其精而傑其質兮赫赫
巍巍以昂昂應千年之寶歷承八聖之重光道爲紀德爲
綱仁爲宅義爲防化悠悠而蕩蕩風習習以洋洋沐雨露
以蕃昌燭日月以皆康癸亥之歲大皞司政乃作幸于西

順上帝之令將行曰相彼元元以哲后爲父母視淫君猶
芻狗予其在德則夷狄皆予之子也伊重關擊折虞誰而
守乎予其不淑則骨肉實予讎敵也雖金城湯池於予何
有乎四門大開七寢停驚颺凜凜以風清寂澄凝而月靜
于時厥有頑民從愚至逆假鴻恩以出入弄神器於間隙
於是天忿地怒人慘神惻積憤氣以交衝疊冤心以潛逼
災變流演妖氛充塞山河列以長晦日月在而無色明則
士庶幽則靈祇豚魚有識草木無知企喁喁以嗷嗷望我
后之來儀如孺子之憶慈親焉如涸鱗之念長津焉如枯
苗之待膏雨焉如籠鳥之仰林莽焉旣而文物無荒聲明

有素木葉猶飛金風木暮聖澤西浹天顏東顧迴旂旗整
鑾輅兩師啓途風伯前驅豐隆布令烈缺行誅神功莫仇
天力誰虞櫛續紛於溟溟駢駢乎虛無洗地軸拂天衢
穢有罪福無辜霏霧掃蕩於寰區塵埃滌濯乎皇都元兇
不戮而淪痛品物未覲而逢蘇爾其靈物既光乘輿乃從
雲車煙馭春心日容鬱霏霏以葳蕤輝熠熠以嚴顒祥風
颺颺以淫淫瑞色黻黻而溶溶濛籠焉虹霓之參儀鳳髣
髴焉江霧之送遊龍若夷若夏乃愚乃賢振振駢駢殷殷
聞闐巷如流以湯湯野若草而芊芊雲浮巨嶽水集洪川
至喜翻悲含淚而前曰自沐玄化冥冥綿綿如載于天如

飲于泉卒歲永年皆調自然異日殷憂方昭厥由歸歟歸
歟人待其居是日也皇帝乃闢金門升紫宮宣睿旨獎天
衷熙乎若微雷淑氣暢昆蟲芬乎若韶光麗景發青葱下
蟠厚地上洽玄穹扶桑而西虞泉而東百福交通萬彙大
同白日三舍以逡巡瞪不征以融融南山萬歲以爭呼頌
若動而崇崇至矣哉之德也深乎大乎滂乎沛乎爾其汪
濊乎可謂上合天經下叶神靈旁統神明中獲人情故能
不守有與之守不爭有與之爭此一舉也足見天地之心
足辨人神之意諒無黨以無偏唯夫道德之比者也

憶求名於薄藝曾十稔以別離絕還鄉之半齡又三年于
路岐紅顏匪長白日如馳冉冉皆盡悠悠爲誰親有父母
情有閨闈居唯苦飢行加相思加相思兮寧若飢辭家千
里心與偕歸南省之蘭東山之薇一芳一菲何是何非歸
去來兮秋露沾衣

王者宜日中賦以題爲韻

杲杲者日中則重光燭生生於有晦暖物物以無疆人在
下君體陽故法之象之宜諸帝王亭然止六合居中赫矣
洞九霄臨下取其正諒無邪僻之徒倣其明詎有幽陰之
者瞻端嚴則體率慕光昭以心馮想照彌乎八紘庶化覃

於九野觀夫高春始上虞泉未移面方輿而再朗點圓昊
以重規有隼之墉匿寸陰而影盡無禽之井透百尺以光
披含靈疊疊處植離離宥有向陽之戶柯無不煦之枝伊
體元在已有國於斯形厥功以居大固其義之攸宜況日
則類王王實況日道符罔二理契惟一當其食異用貶膳
以去縣仰以高明直奔儔而背匹是以如之致唐堯之盛
假之在周易之豐暮非乏照朝亦有融或背籬東之蟄或
遺山右之蒙掩彼不言黜履邪而有蔽放茲取則貴無偏
以處中正不正通難通可以勵垂衣之聖政可以激御遠
之神聰者也我皇祗若高穹保茲洪祚順三辰之耿耀稽

八卦之明諭覲兢莊霑煦嫗美盛德之形容遂昇營而作賦

瑾瑜匿瑕賦 物無終美捨短從長

玉之美者其曰瑾瑜雖特達之自有豈此瑕之則無菲食其端封采其下苟當無而可用諒在人而罔捨况服飾所珍禮容攸假五德人尚居然揔之百寶物雄又其尤者只如夷吾委質曲逆從王一則措其所短一則舉其所長伊十仞之可貴詎一眚而爲傷是故異比荆山奇同鄭市縱青蠅之下點有白虹以旁起琢中良工佩宜君子爾若惡其細而棄其大我則揚其表而掩其裏矧乃珪或致磨璧

當可指終訓九年之積不損連城之美勗矣乎韞獨明之見宰萬物之工觀其材而辨其器履其始而知其終建莫大之勲與悠悠既異收稀代之寶將瑱瑱寧同磐璞自克散材徒鬱苟無分寸之痕翳罔有尋尺之盤屈瑩之光華絞垂音律攻之有曠乎目力斲之不益於人物空知有玷與無疵豈不道䟽而理拂至剛也必時時而外缺至清也乍渾渾而罔容考瑾瑜之含匿亦厥義之云從不然者玄黃已疲奚復騁乎千里輪囷則疴焉得用於九重瑜之體全者則稀瑾之無瑕者亦罕惟追師之鑒選納尺長而寸短

徵君洪涯子圖賦 雲際長枕以表貞節

矯矯徵君居幽行聞朗詠堯年之日棲遲姑射之雲英英
時傑好奇藝絕窺窮圖繪之能寫得隱淪之哲豈不以懷
材習技我蘊跨俗之工履道全真彼有過人之節者也觀
夫杖藜載酒面石依松盡是山中之意全移物外之蹤入
室終窺知裂繒而畫出升堂始睇疑在野而相逢如言默
令如行實止蘿纖纖以垂帽草青青而藉履洋乎令聞昭
晰得其所由儼夫儀形髣髴知其所似原夫賢達作範丹
青立程將模前而示後必體物而歸誠服惟身表容實心
旌對冰雪之顏覩蘭蕙之纓暗識伯夷之潔遙憐虞仲之

貞知身已識看畫如生矧且復莊若此辰之有識貪之與
欲同在日之無情形似植以亭亭衣如風而曳曳臨諸瑤
席之上想彼雲林之際萬物方秀千峯初霽神飄飄而自
遠身悠悠而不繫我之心矣惟賢允臧披圖畫於是日得
夫君乎此堂乃知君之於德也大畫之於工也長畫非君
無以展其妙君非畫莫得揚其光物有相假不其昭彰揆
人事之美惡論功庸之夥少伊畫也可以稱智者之蕙惟
君也可以作真人之表者也

明水賦 玄化無宰至精感通

智之不測有明水焉方諸在手圓月居天象質遐分則迢

遶而迴遠英華潛合遂滴瀝以流漣可謂妙自斯妙玄之
又玄此道也自何而干彼靈也從何而借越杳杳之蒼旻
阻冥冥之永夜望瞻魄而光彩殊流端蛤形而清冷忽下
等陽燧之通感實柔祇之秘化豈不以我惟陽德伊乃陰
徒精靈合契氣類相符共稟坤而配坎諒交津以有濡茲
理焉自取之乎必有斯水也遂生之於本無精潔可嘉清
明斯在湛玉壺以無垢入犧罇而有待處靈實爵今則由
於邈人置下升堂已不關乎直率稽乎所自原夫所致臨
庭目擊雖從陰鑒而來向月心祇又似上天而至來莫我
挈至莫我精奔本不仁故存名而曰水從宜酌號遂表性

而稱明信可薦宗祏郊上清故得歸先歲享告帝功成冠
三酒而首進掩五齊以先行招百神之景福致萬姓之元
積無益於人鄙王漿於夜漏自求其逸晒珠露於金莖遊
原習坎固有冥感處陸浮空不無玄通龍吟雲而致雨虎
嘯谷而來風動無千里之效潤纔百里之功詎若以握中
之瑣細向天上之瞳朧精液下融神人以崇而福祿攸同
者也

春盤賦

裁紅暈碧巧助春晴

多事佳人假盤盂而作地疏綺繡以爲春叢林具秀百卉
爭新一本一根叶陶甄之妙致片花片葉得造化之窮神

日惟上春時物將革柳依門而半綠草連河而欲碧室有
慈孝堂居斑白命聞可續年知暗惜研秘思於金閨同獻
壽乎瑤席昭然斯義寄矣而明春是數榮之節盤同饋薦
之名始曰春兮受春有未衰之意終爲盤也進盤則奉養
之誠儻觀表以見中庶無言而見情懿夫繁而不撓類天
地之無巧雜且莫同何才智之多工庭前梅白溪畔桃紅
指掌而幽深數處分寸則芳菲幾叢呼翕旁臨作一園之
朝霧衣巾暫拂成萬樹之春風原其心匠始規神謀創運
從衆象以遐覽總群形而內蘊彼有材實我則以短長小
大而謀彼有文華我則以玄黃赤白而暈故得事隨意製

物逐情裁凝神而珍奇競集下手而芬馨亂開不然者欲
翫扶踈須買青山以樹要窺菑菑待疏絲沼而我將以緩
愁予之思將以逞吾人之才此一作也察其所由稽其所
據匪徒爲以徒設誠有裨而有助者也

藏冰賦

西陸朝觀方出之也

晚日離斗兮昏星見奎鴻眈向北兮龍角徂西天子慮曾
冰以爲災關凌陰而大納山人於其時而貢職庶壽域以
同躋黑牡旣馨玄冥已祝人惟在土侔有賦以歸王物或
稱琛類無脛而奔陸鑿固沍於窮壑閉重泉乎夏屋烟乎
于將之出地燦乎連城之韞匱尔乃東風月仲之節西陸

晨觀之朝薦明靈於寢廟頌有位乎中朝光可鑒形鄙照
車之寶楚清能禦暑輕翼甫之珎堯向玉堂以孤瑩鎮瓊
筵而自昭助微涼於長簟迴煩燠於炎飈鬼神以之而饗
集君臣以之而利饒豈止疾雷不震淒風不飄致兩儀之
交泰作六氣之和調而已哉冰之藏也旨意可稽冰之賦
焉英華可覲休宗社之成禮暢乾坤而樹績順時元吉爲
我政之恒孚悖道致尤寧魯臣之屢折六合蒼蒼萬物攘
攘詎無時啓亦有時藏繹其功而此譬於厥德而何方勁
挺金相貞清玉質展其用無愧於明時韞其光不欺於暗
室平凜冽以冬入滌赫曦而夏出穿楊發彼觀國于茲幾

鬻三冬之學又當二日之時業屬辭以比事遂含毫而賦
之

懷忠賦并序

丙寅歲因受遣季冬之月次於殷墟歷關龍逢墓焉昔聆
其風未嘗不迴腸實涕覩夫坐壘心又增傷遂寫憤于言
爲賦以吊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其辭曰天生
彼辛兮用殲覆於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其無涯無
辜殞身肆市朝之若莽有道併命委炮烙之如麻伊先生
之諤諤爲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卷以興嗟蕭
條舊邑潸滄空陂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其墓也

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儔詎豺狼之共穴鳳實
仁靈之類豈鷹鷂之同列惟玉石之不分亦薰蕕之自別
是以蹇蹇心競昂昂面折彼炎炎之原燎信撲之而不滅
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仁者
天福善者神胡爲是日力不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
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蒙谷風颼颼於衰草煙茫茫乎平
陸思悽悽而填臆淚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
乎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
之而慟哭

律和聲賦

見象聲律以和萬方

詠聲周兮律聲遍人心厚兮國風變伊在堯之既引載得
變而斯見哀思慮始安和追往宗伯官也擇人乎有才正
始化焉選音於無象綴成池之雅韻去桑間之末賞圖風
普以兩周筭天長而地廣律則以宮激徵詠則從濁揚清
且懲流而反正常誠險以歸平若近若遠非幽非明類無
臭等無聲信矣惟時與四時而德洽純如合莫彌六合以
文成善詠者聲應聲者律會高低以齊奏諧疾徐而竝出
跡不得尋功如何述爲災爲青曾莫奉於淫后調陽序陰
屢見資乎聖日故得之者體圓御方失之者亡禋絕祀比
屋可戮桀紂罔測其所由率土可封堯舜固知其所以不

然者移風之言曷謂易俗之訓則那我所以清六管順八
歌載唱載吹匪墳箎之獨叶一張一弛豈琴瑟之空和八
絃有截四海無波物阜人蕃雖歸之乎至德鳥來獸舞蓋
於斯而靡他其理微其用遠論有助也侔大君之得一考
無情焉同八風之吹萬可謂我詠斯暢我律斯臧發揚六
氣孕育群方處植者以之而茂實含識者於焉而壽昌彼
離連與栗陸復何道而稱皇

歐陽行周文集卷之一

歐陽行周文集卷之二

雜著

李評事公進示文集以詩贈之

風雅不墜地五言始君先希微嘉會章杳冥河梁篇理蔓
語無枝言一意則千往來更後人澆蕩醜前源傾筐實不
收樸檟華爭繁大教護微旨哲人生今孫高颯激頽波坐
使橫流翻昔日越重阻側聆滄海傳逮茲覲清陽幸覩青
琅編泠泠中山醇片片崑山璠一杯有餘味再覽增光鮮
對寶豈皆鑒握顰良自妍吾其告先師六義今還全

蜀中將迴留辭常相公

寧體則雲構方前恒食玉貧居豈及此要自懷歸憶在夢
關山遠如流歲華逼明晨首鄉路迢遞孤飛翼

大原旅懷呈薛十八侍御齊十二奉禮

前來稱英俊有食主人魚後來曰賢才又受主人車伊予
亦投刺恩煦胡彫踈既覩主人面又獻主人書餬口百家
周貨廡三月餘眼見寒序臻坐送秋光除西日愁飢腸北
風集綿裾升堂有知音此意當何如

初發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

驅馬覺漸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去意
自未甘居情諒猶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屨不出

門親車無停輪流萍與繫匏早晚期相親

詠德上韋檢察

即韋相之弟也

少華類太華太室似少室亞相與丞相亦復無異質淳如
月臨水瀟若松照日輝影互光澄陰森兩蕊鬱連城鸞鳳
下同氣魚龍出併力革夷心通籌整師律英豪願迴席鸞
貌皆屈膝中外行分途寰瀛溥清謐

寓興

桃李有奇質樗櫟無妙姿皆承慶雲沃一種春風吹美惡
苟同歸喧囂徒爾爲相將任玄造聊醉手中卮

自懷州却赴洛途中作

惆悵策疲馬孤蓮被風吹昨東今與西冉冉長路岐歲晚
樹無葉夜寒霜滿枝依人怕辛苦冥冥天何知

晨裝行

村店月西入山枝鳴鳩聲求燈徹夜席束囊事晨征寂寂
人尚眠悠悠天未明豈無偃息心所務前有程

江夏留別辛三十時自襄陽同舟而下予歸閬辛從

此赴舉

弭棹已傷別不堪離緒催十年一心人千里同舟來鄉路
予尚遠客程君未迴將何慰兩端互勉臨岐杖

徐十八晦落第

嘉穀不夏熟大器當晚成徐生異凡鳥安得非時鳴汲汲
有攸爲驅驅無本情懿哉蒼梧鳳終見排雲征

送袁秀才下第歸毗陵

羸馬出都門脩途指江東關河昨夜雨草木非春風矢捨
雖未中璞金終待攻層霄秋可翔豈不隨高鴻

聞鄰舍唱涼州有所思

有伊善涼曲離別在天涯虛堂正相思所妙發鄰家聲音
雖類聞形影終以遐因之魯遠懷惆悵菖蒲花

賦得秋河曙耿耿送郭秀才赴舉雜言

月沒天欲明秋河尚凝白皚皚積光素耿耿橫虛碧南斗

接北辰連空濛鴻同浮高天蕩蕩漫漫皆昭然實類平蕪
流大川星爲潭底珠雲是波中煙雞鳴漏盡東方作空曲
蒼蒼曉煙落鴈叫疑從清淺驚鴈聲似在汾河泊并州細
侯直下孫才鷹秋賦懷金門念排雲漢將飛翻仰之踊躍
當華軒夜來陪餞歐陽子偶坐通宵見深旨心知慷慨日
昭回前程志在青冥裏

述德上興元嚴僕射二首

山橫碧立竝雄岷大阜洪川共降神心合雲雷清禍亂力
迴天地作陽春非熊德媿當周輔稱傑叨慙首漢臣何幸
腐儒無一藝得爲門下食魚人

又

推車閭外主恩新今日梁川草遍春玉色據鞍雙節下揚
兵百里路無塵

春日途中寄故園所親

客路度年行故園未云返悠悠去源水日日祇有遠始嘆
秋葉零又看青草晚寄書南飛鴻相憶劇鄉中

汝川行

汝墳春女蠶忙月朝起採桑日西沒輕綃裙露紅羅襪半
跣金梯倚枝歇垂空玉腕若無骨映葉朱唇似花發相歡
誰是遊冶郎蠶休不得岐路旁

許州途中

秦川行盡潁川長，吳江越嶺已同方。
征途渺渺煙茫茫，未得還鄉傷近鄉。
隨萍逐梗見春光，行樂登臺聞在旁。
林間啼鳥野中芳，有似故園皆斷腸。

銅雀妓

蕭條登古臺，迴首黃金屋。
落葉不歸林，高陵永爲谷。
粧容徒自麗，舞態閑誰目。
嗚咽總帷前，歌聲苦於哭。

題嚴光釣臺

弭棹歷陳跡，悄然閑我情。
伊無昔時節，豈有今時名。
辭貴不辭賤，是心誰復行。
欽哉此溪曲，永獨英風聲。

福州送鄭楚材赴京師

時觀察劉公亮有感激之意

美人河岳靈，家本榮水濱。
門承若蘭族，身韞如瓊文。
早折青桂枝，俯窺鴻鵠群。
爾來丹霄姿，遠逐蒼梧雲。
有伊光鑒人，惜茲瑞蕙薰。
中酣前激昂，四座同氛氲。
海郡梅堦晴，山郵炎景曛。
迴翔罷南遊，嗚唳期西聞。
秦塞鸞鳳征，越江雲雨分。
從茲一別離，佇致如堯君。

和嚴長官秋日登太原龍興寺閣野望

百丈化城樓，君登最上頭。
九霄迴棧路，八到視并州。
煙火遺堯庶，山河啓聖猷。
短垣齊介嶺，片帛指汾流。
清鐸中天籟，哀鴻下界秋。
境閑如道勝，心遠見名浮。
豈念乘肥馬，方

應駕大牛自憐蓬逐吹不得與良遊

陪太原鄭行軍中丞登汾上閣中丞詩曰汾樓秋水
閣宛似倒閭門惆悵江湖思惟將南客論南客即詹
也輒書即事上答

并州汾上閣登望似吳閭貫郭河通路紫村水逼鄉城槐
臨柱渚巷市接飛梁莫論江湖思南人正斷腸

送潭州陸戶曹之任戶曹自處州司倉除

三語又爲掾大家聞屈聲多年名下人四姓江南英衡嶺
半天秀湘潭無底清何言驅遠車去有蒙莊情

送少微上人歸德峯

不負人間累棲身任所從灰心聞密行菜色見羸容幻世
方同悞深居願繼蹤孤雲與禪誦到後在何峯

荆南夏夜水樓懷昭丘直上人雲夢李莘

無機成旅逸中夜上江樓雲盡月如練水涼風似秋鳬聲
聞夢澤黛色上昭丘不遠人情在良宵恨獨遊

送高士安下第迴岷南寧親

偕隱有賢親岷南四十春樓雲自匪石觀國暫同塵就養
思兒戲延年愛鳥伸還看謝時輩又作潁陽人

酬裴十二秀才孩子詠

裴拜曰待看成器後折取桂林余

筭日未成年英姿已褻然王家千里後荀氏八龍先葱蒨

松猶嫩清明月漸圓將何一枝桂容易賞名賢

旅次舟中對月寄姜公

北公丁泉州門客

中宵天色淨片月出滄洲皎潔臨孤島嬋娟入亂流應同故園夜獨起異鄉愁那得休逢轉從君上庾樓

御溝新柳

貞元八年及第省試

東風韶景至垂柳御溝新媚作千門秀連爲一道春柔黃生女指嫩葉長龍鱗舞絮迴青岸翻煙拂綠蘋王孫初命賞楚客欲傷神芳意堪相贈一枝光遠人

同諸公過福先寺律院宣上人房

律座下朝講畫門猶掩關叨同靜者來正值高雲閑寂爾

方丈內瑩然虛白間千燈智慧心片玉清羸顏松色落深井竹陰寒小山晤言流曦晚惆悵歸人寰

詠德上太原李尚書

邠以公方郭細侯并州非復舊并州九重帝宅司丹地十萬兵樞擁碧油鏘玉半爲趨閣吏腰金皆是走庭流王褒是德空知頌身在三千最上頭

及第後訓故園親故

才非天授學非師以此成名曩豈期楊葉射頻因偶中桂枝材美敢當之稱文作藝方慙德相賀投篇料媿詞猶著褐衣何足美如君即是載鳴時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三

雜著

益昌行 并序

貞元年中天子以工部郎中興元少尹吳興沈公長源牧利州其爲政五年予旅遊由于利觀人安俗阜欽所以美作詩一章利州故益昌郡也目曰益昌行詩曰

驅馬至益昌倍驚風俗和耕夫壘上謠負者途中歌處處川復原重重山與河人煙遍餘田時稼無閑坡問業一何脩太守德化加問身一何安太守恩懷多賢哉我太守在古無以過愛人甚愛子理邦如理家雲雷既奮騰草木遂

萌芽乃知良二千德足爲國華今時固精求漢帝
四氣有青春衆植佇楊葩期當作說霖天下同

題華十二判官汝州宅內亭 并序

觀居處翫好則才不才了然可知如華斯亭華豈常人歟規畫既高圻塤有潔媚以花草清以竹木綺矚蒼蒼琅玕森然墻外人褰入門雲林使人心以之間神以之遠華朝於斯夕於斯心不朗神不王其可得乎則虛廓其靈恬淡其性由才不才矣非逃名遠世方曰冥搜賢哉華未展襟懷視於斯則昭然在前矣予旣遊且尚詩以美之衆君子其以爲然亦宜相廣詩曰

高居勝景誰能有佳意幽情共可歡
新柳搖門青翡翠脩篁浮徑碧琅玕
步兵阮籍空除屏彭澤陶潛謾掛冠
只在城隍也趨府豈如吾子道斯安

奉和太原鄭中丞登龍興寺閣

青窓朱戶半天開極目凝神望幾迴
晉國頽墉生草樹皇家瑞氣在樓臺
千條水入黃河去萬點山從紫塞來
獨恨侍遊違長者不知高意是誰陪

太原和嚴長官八月十五日夜西山童子上方翫月

寄嚴中丞少尹

西寺碧雲端東溟白雪團年來一夜翫
君在半天看素魄

當懷上清光在下寒宜裁濟江什有阻
東運歡

觀亡友李三十觀秘歸鎮壁題詩處

舊友親題壁上詩傷看緣跡不緣詞
門前猶是長安道無復迴車下筆時

題秦嶺

南下斯須隔帝鄉北行一步掩南方
悠悠煙景兩邊意蜀客秦人各斷腸

自南山却赴京師石臼嶺頭即事寄嚴僕射

鳥企蛇盤地半天下窺十仞到浮煙
因高迴望沾恩處認得梁州落日邊

與洪孺卿自梁州迴途中經駱谷見野果有閩中懸
壺子既同採摘用呈之洪亦閩人

青苞未實忽離離摘得盈筐淚更垂上德同之豈無意故
園山路一枝枝

出蜀門

北客今朝出蜀門
儵然領得入時魂
遊人莫道歸來易
三
不曾聞古老言

韋晤宅聽歌

服製虹霓鬢似雲
蕭郎屋裏上清人
等閑逐酒傾杯樂
飛
盡虹梁一夜塵

與林蘊同之蜀途次嘉陵江認得越鳥聲呈林林亦
閩中人也

正是閩中越鳥聲
幾迴留聽暗沾纓
傷心激念君深淺
共
有離鄉萬里情

送聞上人遊嵩山

二室峯峯昔願遊
從雲從鶴思悠悠
丹梯石磴君先去
爲
上青冥最上頭

永安寺照上人房

草席蒲團不掃塵
松間石上似無人
群陰欲午鐘聲動
自
煮溪蔬養幻身

讀周太公傳

論兵去商霍講德興周道屠沽未遇時豈異茲川老

山中老僧

笑向來人話古時繩床竹杖自扶持秋深頭冷慵將剃白
黑蒼然髮到眉

贈魯山李明府

外戶通宵不閉關抱孫弄子萬家閑若將邑號稱賢宰又
是皇唐李魯山

泉州赴上都洛陽亭留別舍弟及故人

天長地濶多岐路身卽飛蓬共水萍疋馬將驅豈容易弟

兄親故蒲離亭

送張驃騎郊寧行營

寶馬琯弓金僕姑龍驤虎視出皇都揚鞭莫恠輕胡虜曾
在漁陽敵萬夫

題梨嶺

南北風煙卽異方連峯危棧倚蒼蒼哀猿咽水偏高處誰
不沾衣望故鄉

題第五司戶侍御

曾稱野鶴比群公忽作長松向府中驄馬不騎人不識冷
然三尺別生風

秋夜寄弘濟上人

尚被浮名誘此身
今時誰與德爲鄰
遙知是夜檀溪上月
照千峯爲一人

觀送葬

何事悲酸淚滿巾
浮生共是北邙塵
他時不見北山路
死者還曾哭送人

宿建溪中宵卽事

蔭翳一席眠還坐
蛙噪螢飛夜未央
僮僕舟人空寂寂
隔簾微月入中倉

建溪行待陳詡

予先發福州陳詡發中路待之不得

偕行那得會心期
先者貪前後者遲
空憶麗詞能狀物
每看奇異但相思

題王明府郊亭

日日郊亭啓竹扉
論桑勸稼是常機
山城要得牛羊下
方與農人分背歸

塞上行

聞說胡兵欲利秋
昨來投筆到營州
驍雄已許將軍用
邊塞無勞天子憂

廻別業留別郭中諸公

千山江上背斜暉
一徑中峯見所歸
不信扁舟廻在晚
宿

雲先已到柴扉

九日廣陵同陳十五先輩登高懷林十二先輩

客路重陽日登高寄上樓風煙今令節臺閣古雄州泛菊
聊斟酒持萸懶插頭情人共惆悵良久不同遊

九日廣陵登高懷邵二先輩

簪萸泛菊俯平阡飲過三杯却惘然十歲此辰同醉友登
高各處已三年

薛舍人使君觀察韓判官侍御許雨晴到所居既霽
先呈即事

江臯昨夜雨收梅

江南夏雨日海寂寂衡門與釣臺西島落花隨

水至前山飛鳥出雲來觀風馬馬能言駐行縣雙旌許暫
迴豈不偶然聊爲竹空令石逕掃莓苔

除夜侍酒呈諸兄示舍弟

莫歎明朝又一春相看堪共貴茲身悠悠寰宇同今夜
下傳杯有幾人

元日陪早朝

斗柄東迴歲又新遂旒南面挹來賓和光髮髯樓臺曉休
氣氛氲天地春儀籥不唯丹穴鳥稱觴半是越裳人江臯
腐草今何幸亦與恒星拱北辰

題延平劍潭

想象精靈欲見難通津一去水漫漫空餘昔日凌霜色長
與澄潭生畫寒

曉泊漳州營頭亭

迴峯疊嶂遠亭隅散點煙霜勝畫圖日暮華軒卷長箔太
清雲上送蓬壺

荅韓十八駕驥吟韓詩云駕駘誠齷齪市者何其稠
力小苦難制價微良易酬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
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駘驥生絕域自矜無匹儔驅牽入市
門行者不爲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丘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飢食玉山禾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爲御曠世不

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軻
因言天外事恍惚使人愁駘駘謂駘驥餓死余爾羞有能
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駘驥不敢
言低迴但垂頭人皆劣駘驥共以駘駘優喟余獨興歎才
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高聲謳

又和此首

故人舒其憤作爾駘驥篇爲取易售陳驥以難知言委曲
感既深咨嗟詞亦殷伊情有遠瀾余志遊其源室在周孔
堂道適堯舜門調雅聲寡同途遐勢難翻顧茲萬恨來假
彼二物云賤貴而貴賤世人良共然芭蕉一葉妖茂葵一

花妍異無材實資手植堦堦前梗楠十圍瑰松栢百尺堅
罔念棟梁功野長丘墟邊傷哉昌黎韓焉得不迤邐上帝
本厚生大君方建元實將庇群眚庶此規崇軒班爾圖永
安綸擇其精專君看廣厦中豈有庭前萱

智達上人水精念珠歌

水已清清中不易當其精精華極何宜更復加磨拭良工
磨拭成貫珠泓澄洞澈看如無星輝月耀莫之逾駭難照
乘徒稱殊上人念佛泛真諦一佛一珠以爲計既指其珠
當佛身亦欲珠明佛像智客董母訪朱公得之玳瑁群奇
中龍龕鷲嶺長隨躬朝自守持纖掌透夜來月照紅條空

窮川極陸難爲寶孰說車渠將瑪瑙連連寒溜下陰軒
熒炫露垂秋草皎晶晶彰煌煌陸離電烜紛不常凌眸暈
目生光芒我來借問脩行術數日殷勤羨茲物上人視日
授微言心淨如斯即諸佛

贈山南嚴兵馬使

即僕射堂弟也

爲鴈爲鴻弟與兄如鵬如鷲傑連英天旋地轉煙雲黑共
鼓長風六合清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四

銘

棧道銘并序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巉冥冥麋鹿無蹊猿猱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莫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慾無餘源教化無餘門可貿遷可親昵擘坼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周迴翔有所不

合澄結既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聖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爲舟以濟川爲梯以踰山唯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級粵有智慮念全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縋懸纜以下梓人猿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石以金力梁半空於木用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蹠堅勁交固雲橫砥平松庸蜀之通塗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向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繇是

贊幣以達人神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利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爲上懷來在乎德爲下招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乎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爲琢材雖多恐不爲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湯者荷古人之攸作銘曰

天覆地肅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

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超岸斷屹爲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鑄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匪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拂劉怒從完以踣隋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華勢才不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爲斯道不怛勿爲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物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于左其同我思

陶器銘并序

嘗侍論於長者儻有之曰近代之作玉杯麗則麗矣愚以

不如古人之爲陶長者寔之以爲知言退而思其所自多
亦不忝伊人之譽器以利用道從易簡利用者貴無罔而
不適易簡者取立功而匪勤今天下之至富者土也不勞
而成者火也夫陶掬壤以製焚蒸以凝就其不勞因其至
富不瑩而冰清珠皖不鍛而金固石堅一工致功千室以
給斛鬲蠶飭餅缶孟孟大窮儋石小極圭撮經鼎鑊而自
若在煇爇而莫渝滿堂絕侈靡之譏提挈無剽殺之患其
功則易簡也其實則利用也其藏又保安也易簡二儀之
理利用五行之本保安立身之方執人之方履物之本從
天地之理此三皇五帝所以內戶不扃外戶不閉無爲之

德所由生也豈夫玉杯之獨劣其餘孰得而儔焉則刊材
搜璞窮山越壑礱磨雕琢鑄鍊丹矸力盡終年之功財殫
不訾之產量纔升合質忌湯火寘家得奢盈之議中懷生
賊害之累其功則非易簡也其實則非利用也其藏又非
保安也悖二儀之理違五行之本乖立身之方此夏桀商
紂所以人人頽邪比屋可戮亡身之禍所由生也省費鮮
勞皆備於物德且如彼而人賤之煩人蠹財不周於用禍
又如此而人貴之久矣哉世之迷也物有賤而可貴亦有
貴而可賤惟賢者能審之小子不幸憶而有中誠背常人
之見故爲銘以廣之銘曰

黜汚易杯聖人製器易簡作程利用爲貴稽諸往載函實
攸興裁因拘壤成假焚蒸不燬不丹不雕不刻自結金堅
天然冰色財無害產功匪殫力量盡洪纖用窮幽仄物有
千金相異我取不費爲利物有積功相崇我取不勞爲工
物有患湯忌火我取往無不可物有剽殺焚驅我取懷藏
不虞心存目視奢尋彼至室滿堂盈侈莫我生省庸周用
所賤謂何賈害勤人所貴者那可貴不貴物失其類失類
曰昏雖隆必墜可賤不賤物得其選得選曰明雖幽必見
上惟五帝下相三王實有以興亦有以亡蚩蚩百工孰若
我陶敬銘有器永告滔滔

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行平州別駕馬公墓誌銘并序
嗚呼死也者君子曰終有唐興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銀
青光祿大夫行平州別駕馬公終于京師國喪英才家亡
令孫家國不幸痛毒可知公諱某字某其先京兆扶風人
始實趙氏累葉繼將多總戎塞下有以因居今爲燕之名
流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公則某官第某子也
積奕世忠貞之慶得陰方嚴勁之氣天骨山峻神葱玉輝
有孝有悌閨門以和有信有義州閭以附矛戟韞器風雲
馳聲燕趙多奇士公其人也用正直奉籌畧擁旌杖節者
尊以果斷行正令擐甲執兵者伏前後佐全師大幕不有

暫寧方將張翼翔雲揚鬚遊滇大命不永大病遘及享年
三十三秦氏暨遲顏生禍促哀哉夫人某處某氏子二人
長曰縱次曰緒永思之感至性過人以貞元十二年歲在
某月某日大通卜宅于京兆某鄉某里某原禮也天長地

久堙川塹阜于何不有乃爲銘德而誌墓云

士比常才如瑜在岷燕趙多奇公則其人業繼忠貞識資
籌略器流瑚璉羽族雕鶚題輿大郡佐律雄師雖猶杜德
亦匪孤時南仰搏鵬更期遐颺東觀逝水忽茲永往卜遠
斯及窆于此岡惟宅惟安天長地長

有唐故朝議郎行鄂州司倉叅軍楊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其先閩右弘農人永嘉過江公自始遷之祖
若干代處於閩越曾祖某皇唐循州司馬祖某漳州長史
父某泉州南安縣丞公則南安第若干子長七尺骨目瓌
異溫良節行所至自昭風神識度群居不掩六籍外偏好
穰苴管子之術永泰中以耕戰之法致梁宋軍畫用有成
大曆元年節度使右僕射田公薦授左武衛率府倉曹叅
軍事在位以貞慎聞公以不仕則墜業躁求則背道或出
或處聖人爲中依吏部節文敬遵常調大曆八年集授吉
州永思縣丞興元元年集授廬州司田叅軍貞元二年授
鄂州司倉叅軍累職貞慎如率府倉曹時每罷官待集卜

勝屏居晏如也鄂州秩滿愛其風土亦心焉貞元十二年冬又合集春赴京師遇疾於途以二月四日終于汝州龍興縣之逆旅時年六十七凡入仕三十一年歷官四政祿非豐儉以足務雖劇通以簡上以忠政重下以公平羈皆白珪無玷朱絃有聲嗚呼公之材之量如鐘含音如水待盛大小當應方圓必答我則不衡人胡不求莫能全展光耀以至殞沒悲夫夫保性居業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道也公昔於名官之理是焉士祿農耕猶生則營若死則已亦道也公昨於岐路之役是焉公存以道始亡以道終至人不違道公與之周旋正矣乎善始終者也夫人隴西彭氏

戴天之感痛以禮成長子晃次子暈季子杲伏凶之號以至見血以年某月日卜葬某鄉某原禮也佳城一閉他時古丘後之人孰知丘中之德墓許有誌故爲墓誌銘庶觀今爲古者明斯地泉下有君子焉銘曰

一種麟物神則曰龍一種植物貞則曰松楊公於人彼貞彼神藝術潛引溫良內克名不稱實祿有負德天桃信美不能秋數冬日可愛亦用西徂大期斯來無賢無愚英英楊公與逝川俱下此脩原有形永宅東海西山不易厝易

大唐故輔國大將軍兼左驍衛將軍御史中丞馬公

墓誌銘并序

墓有誌誌有銘誌記也銘名也名人記墓庶高岸爲谷幽
壤或呈情當掩者有所歸認斯馬公之墓也公諱寔字某
其先扶風人生於幽州高祖某官祖某官父某官若干子
皆以雄謀果斷稱公則第三人長八尺有美鵬姿鸚靈霜
嚴壁峻樂而後笑時而後言孝弟忠信分義節槩觀容可
見好史學歷代英豪得失皆覈其有不正不直辨論慷慨
若加諸已明陰符善司馬法起家爲范陽軍要籍本軍疑
政畫多自出遷千夫長萬夫長三軍兵馬使莫州近邊戎
數爲害本軍元帥請統鎮之戎遠遁遁莫人大父拜御史
中丞莫州刺史俄薊州之患如莫州移薊州薊人繼康攝

州刺史貞元初本軍之事有大者合議於天子自管內二
千石已下擇賢能以公當其選天子異其議奇其詞決所
議咨于本軍而留近侍拜左驍衛將軍宿衛十一年長松
在林利錐處囊森竦穎脫鋒幹獨見天子儲而將用未有
所當貞元十四年寢疾其年七月十一日終于京師常樂
里之私第出身從事若干年署職蒞官若干政春秋五十
一當時俊傑懷材抱器者無不驚呼歎息嗚呼騏驎有騰
千騁萬之足伏乎櫪千將有剗犀截象之鉉閉乎匣將用
未用一朝變化爲骨燕市入泉延平爲知人之痛惜公其
比歟夫人鴈門田氏鴈門郡王氏之女哭泣之慕痛而中

禮子六人男五人一先公四人在曰綬曰縝曰某曰某綬
三十八縝年十五其餘幼惟不言可知女二人一先公一
人在四歲至性孳號感動飛走以其年十一月一日卜葬
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延信里司馬村之少陵原禮也
其承春長沙歐陽某執紼及墓就誌而銘曰

骨肉歸土賢愚共門英英馬公亦封此原大節大成平生
所志貞心壯氣松孤壁峙掄擇雖致材成則未岑蒼翠
俄摧忽墜脩短無涯傷如之何

有唐君子鄭公墓誌銘

并序

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某月某日清源郡晉江縣君子鄭

公年若干終于其居州閭親識遠近連涕重吉人也嗚呼
杞梓植於深林人雖不知不妨其爲天下之材也珠玉碎
於重泉人雖未玩不妨其喪天下之寶也公之生則深林
之材公之歿則重泉之寶不知而有未玩而亡哀哉公諱
晚字季實其先宅滎陽永嘉之遙遠祖自江上更徙于閩
今爲清源晉江人曾祖某官祖某官父某官太夫人同郡
潁川陳氏育者三男三女公則長男也自七八歲則明敏
嚴潔無復童心洎十二三則溫良貞亮有成人之德旣冠
儀表可觀孝悌惠和侔於前哲人望無間時譽皆歸鳳不
近腥龍多自盤優游仁里四十不試詹有若人之妹獲配

於公公太夫人早世妹不逮事則見公霜露之感蒸嘗之
敬公尊府君近捐甘旨妹及同養則見公晨昏之愛縷斬
之至奉公居閨門鄉黨者十有五年顧詹於公善良內外
兼得受命不永其如命何蘭芬薰馨或亦中敗惜哉子二
人皆幼公在日名之曰彥方彥章詹既在京師不遂撫慰
來人有述實孺能號妻亦聞哀有過人禮不踰制窆取遠
日堂殯三年以貞元十二年某月日永厝于郡城東偏聞
儒里常熟湖之北原禮也妹有遠告咨于題誌既忝真懿
實舊知人江嶺則遐想象未昧取思芳茂爲銘以寄銘曰
有斐李實君子之禎忠信溫良自幼而行少不改任長更

推誠材植遠林寶產遐壤無知無玩自生自喪骨肉歸土
用瘞斯原嗚呼斯永棲君子之魂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四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五

記

曲江池記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爲池爲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脩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匝中成甯坎窅窅港洞生泉滄源東西三里而達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樂曠野之湫然黃河作其左塹清渭爲其後洫裒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濬川鈎結盤護不南不北湛然中亭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

蓋凝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鈎之至造化之功沙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旣以磽確外爲寰宇敞無垠壘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內爲區域東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黃旗之氣豈陶鈎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耶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廓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宅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伺其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之故於有隋兆我皇唐之在孕逮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

正方度南端而製極壙隍剗趾鈎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
厥池既由我身繞成伊去真主巍巍龍盤虎踞爰自中而
軌物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
功及物則總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墊隘潢汚入其洞澈
銷涎漿以下澄污虛隨其佳氣蕩鬱攸而上滅萬戶無重
腿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生蠲疾有如此
者皎晶如練清明在空俯睇冲融得渭北之飛鴈斜窺澹
汀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華中綰重樓大矯以榮映
危榭嶢嵒以輝燭芬芳蔭滲滉漾電熒凝煙吐靄泛羽遊
鱗斐郁郁以閑麗謐微微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

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佳辰於今月就妙賞乎
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而偕至
泛菊則因高乎斷岸被襖則就潔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
中流清芬入襟沉昏以滌寒光炫目貞白以生絲竹駢羅
綈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砰鞀沸渭
神仙素均天於赤水黠藹敷俞天人曳雲霓於玄都其洗
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遊以節宴賞有經則
纖埃不動微波以寧熒熒淳淳瑞現祥形其或淫洄以情
泛覽無數則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駱驛妖生禍覲其
棲神育靈與善懲惡有如此者小子幸因受遣觀光上國

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於斯矚太始之玄造訪前蹤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義人事之端倪之於耳目夫流惡舍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榮帝宇也延歡滌慮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育靈與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有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右至仁之亭毒贊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諭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

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今民無德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大學張博士講禮記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爲言溝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田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溝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隸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庠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於五而禮記在乎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群籍而講之束脩旣行筵肆乃

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
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
大學師長序鄉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
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筭
家輟業以從亦自其館沒堦雲來即集鱗居攢弁如星連
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
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
于懸風落于天清令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所
疑冰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
聞于都九域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予職在

下庠亦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洎終觀公之美
敬書盛事記諸屋壁拜列當時執簡握衣者于左偏貞元
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萬物闐闐各由襲沁無襲無沁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爲
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輶質兆朕未見則峨峨
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
莫動天時泐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
雲旁涌驟雨來集驚飈環駭軒旬杳冥雄雄者雷驤然中
震迸火噴野大聲殷空岑嶺躑躅潭洞簸蕩須臾風雨散

雲雷收項劈輪囷斬然中闢南委地以梯落北干霄而碣
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出真像三十二相具
八十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端
然慈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趺坐異
矣哉不曰傳聞乎未聆於旣徃不曰多智乎罔測其所來
且物之堅莫堅於石況高原廣袤又群石之傑一朝瓜剖
中有雕琢其爲造石之初致有相而外封乎其爲有石之
後入無間以內攻乎意不可以人事徵請試以神化察魏
巍釋氏發輝道精其身旣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
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頹靡人於教有所怛怩則爲不

可思議以煦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我存
存我之門經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百億
之一焉昔諸佛報見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
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馮乎不動之基形旣長存法亦隨
是與夫爲童男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微則雖一
永永之利則不倖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予則求
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於嶢嶢之餘仞聊
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右街副使廳壁記

使有副副之言繼也其一繼之輔也所以繼其或缺而又

輔其違焉其亦總使之務歟皇街使之副其職大矣天子
外有六合故內闢六街以達之彼爲庭除此爲堂室靜諸
外必先諸內乃置使以清之我唐新典也蓋以警正天衢
糾逃王慝傾環游式遏之卒專杆極微循之今夫京師豪
傑英俊之都會蠻夷戎狄之來萃排輪重足馮衆多撓我
防則戶伊動必由我察則目伊瑕必見繇是九城之中乘
避貴負敬長金玉可拾遺則猶土幼弱可欺遇則如傷出
門若有賓讓路若有神雲興烏合而無暴自東自西以咸
萃憧憧焉斯焉而能在其中悻悻焉斯焉而謹在其中六
合澄晏六街源之則街使之功副使攸同也貞元八年上

以元舅兵部尚書大金吾濮陽公兼右街使俾訪忠良以
自佐濮陽公先以節行選次以材能擇加之以更歷因之
以故舊得建州別駕前白衣奉御高陽許公以聞上素知
公名即日召見數對器實有符曩聲當錫紫綬金章於殿
庭而允其請濮陽公本官用視茲佐得人街之政悉以相
付公靜而敏清而貞堅鑰禁樞深鋤事根不誠而部伍增
肅不按而逵陌倍理日出作日入息三條四出風恬月靜
職斯有述公此無作遷斬州別駕副使如故旌其勞且藉
能也夫跡以行生言由事覩公釐斯署之績得國家建斯
署之義遂書其義昭其績爲公廳之壁記云其或接公之

武踐茲位者任是既重德亦無輕列公之左雖百氏可也
貞元十一年五月記

泉州北樓記

釋名曰樓瞽也謂其高明覲遠瞽瞍然也建於第宅則以
閱園林有媚樹於雉堞則以警寇盜不虞故墨子曰城三
十步一坐候樓百步一立候樓茲樓者蓋此郡北壙之立
候樓也卜築之始微而具之袤不倍常廣唯再尋製造日
遠土木力殆左騫右侈上露下圯有年數矣邦牧安定席
公貞元七年下車至九年目之三祀重民力而未形言是
年暮秋歲豐農隙有司率常典告有事于土功公曰斯郡

之南極也元后帝鄉實在於北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
謂矣欲因恋主向方瞻矚惟北有樓半傾半摧日夜闕登
陴擊柝之所風雨憂折榱復隍之患政因時今爾其營之
俾有布席跪立之地間更人防卒之蒞事予將時躋展北面
拱辰之心焉受命者感公之意如公之意野入群庶感公
之誠如公之誠川朝子來坏崩易蠹趾有餘而不剗基塹
自延材有長而不剪棟宇自崇既塋危徒未晦成功倚層
霄於軒檻納千里乎牕牖如鱗之解署若岸之軍壁得之
之狀若連山之有重巒長江之蹙洪濤氣勢繇是以雄焉
公每子牟情來莊舄思生俯仰於斯徘徊於斯夫完城壯

邑有邦之本也。應闕愛君爲臣之節也。善矣哉公廣茲樓也。遠得有邦之本。大有爲臣之節。執邦之本曰公。謹臣之節曰忠。唯公與忠公斯昭矣。小子家在委巷。多聞輿頌。藝泰儒術。每侍公居上。志下裏。兩獲而達。敬書其事爲之記。以獻。至若眺四維之雲物。臨萬井之煙景。遐象佳致。眸莫勝觀。非公有樓之素。故不之載。貞元九年秋九月二十日獻。

泉州六曹新都堂記

貞元八年刺史安定席公爲邦之二祀。冬造六曹之都堂。公表微而慮遠也。天子建六官。紀綱天下。分刺史六司。用

經緯封中。猶天之有四時。而人之有四肢。一時不若。則歲罔成功。一肢不和。則體莫全用。公以六司之掾如股肱。思安之與身之安也。火流定中。將坏城郭。親覽解宇。首視斯署。旣隕而隘。非凝神揆務之所。日撫人民。不則有國營宮室。是亦爲政乃量。美府以度。用指斯宇。而命易又曰。處湫居卑。非智也。煩人蠹財。非仁也。吾欲全仁而就智。藏事者志之。有司於是審基趾。程廣袤。山節藻梲。僭也。削而不取。土階茅欄。逼也。革而是捐。非約。非豐。允執厥中。然後計具。材量日力。山木則訓之。如市入功。則稅之。若時物樂民。願未旬而畢。飛梁三道。而通負連楫。六接以都。豁陽軒遐引。

陰室旁啓挹以重屏翼以迴廊瞻黔黔以秘邃屹崇崇而宏敞夏處其達則炎天以涼冬居其隩則淒風以溫足以寧肌靜心釐厥職者也夫哲人有作不唯利身在利人不唯利今在利後相斯堂者公侯卿士禮隔殊品公不之降也斯不亦利人不唯利於身歟堅壯固護存延千祀人不之逮也斯不亦利後不唯利於今歟觀斯堂見公之意時某處某乙爲司功某處某乙司戶司倉司司法司兵司田皆外莊內融懷材抱忠無回邪以莅下有謇諤以承上當時之責也請列于記左庶後之君子觀名訪德知夫是日堂有人焉建堂之明年記

二八亭記泉州

勝屋曰亭優爲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由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隆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湮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材力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爲亭亭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製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如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其建之皆選之於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前

相國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氣時迴溼
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良景方至月令
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向地理卑庠而不
擇爽塏以蕩夫汚廬乎因問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奇
阜高不至崇庠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含之以澄湖
萬頃挹之以危峯千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鏡之
鈿狀鰲之首二公止旌輿以迴睇假漁舟而上陟暮煙茵
草翫澤移日心眸意籌有建亭之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旣
廻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
口同詞曰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

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
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
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
昔歲之禍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
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直吾父母矣茲阜二
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
母憊之乎遂偕發爲公就亭之如墻而前陳誠于縣尹縣
尹允其請而爲之辨方經蹠等周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
授子來於是家有餘糧園有餘木或掬一杯土焉或剪一
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莽可去以自殖瓦甃無脛

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圻垣之備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豁飛甍翼而四翥東南西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腹頽壤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巒疊迴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搖綺入瀾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裏壙潢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游禽出沒乎前後一眄一睎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裏懇平群庶尋幽採異常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疇間闢通途在下可以親耕耨可以採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大造茲阜其固

與人爲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覲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爲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中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爲號小子藝黍于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辰踰荆泛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爲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趾未流山川物象遍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其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或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

豈無數古而爲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
旨姑爲之記兼借二公之名于記左以爲邦榮在位元寮
亦以次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記

說文曰尉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
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
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莅王爵
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太尉周
有軍尉秦亦有太尉與尉東南尉洎漢則復命縣掾曰尉
自是以名至於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啓宇窮

地闢上列縣出于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次畿
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
十萬年爲之最畿縣僅于百渭南爲之最望縣出于伯鄭
縣爲之最緊縣出于百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二伯韓城爲
之最上之最次于緊之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緊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
畿無與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最之縣
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郡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
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竝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
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
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員同其闕非年

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
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爲
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
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效廳
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即
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士主工今武未大威
務尚繁刑未大措訟尚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或雙曹六
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人八
九十人之理雖大小有異而揆緒不殊官其官其官不易
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

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
榮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葉聲名爲天下聞鄭以經明登
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詞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
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
記書其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馨猶在者亦得之至
于鄭繫于鄭若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
十月十五日記

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爲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故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即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士主工今武未大威務尚繁刑未大措訟尚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察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人八九十人之理雖大小有異而揆緒不殊官其官其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

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榮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葉聲名爲天下聞鄭以經明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詞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記書其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馨猶在者亦得之至于鄭繫于鄭若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六

雜著

德勝頌二章并序

唐貞元八年歲庚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人之所食也穀馬之所食也草今言食土明歲無嘉穀而野無青草則運數于茲合凶災之大者於是天尋舊步地轉恒軸交糾迴薄將有結常沴自春三月至于夏五月或赫日杲杲或密雲溶溶爲焦灼爲霖霖似不日而至皇帝宿布大和人神鳥獸魚鼈咸若騰歡心揚臺靈

欣欣熙熙休氣中積浹磅礴浮蒼蒼潛相戛磨力强者
勝九陽構旱而莫展六陰作潦而不就氛祲靄爲慶雲
烈景皦爲祥光油油熏熏宛復如春塊不破而兩足條
無聲而風暢日者膏氣欲凝淑氣猶競彼雖罔得爲禍
此亦未能爲福徘徊相持時澤不降五稼含萌而待藝
百芳蓄穎以思坼至是土膏融甘液宣若決滄泉如開
涌煙豐本增岐芄芄縣縣無磽磽與良沃獲一十於百
千賸蕪雲蠹以萎周餘粮嶽峙而棲畝夫體病不能害
心心平必能制體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既和且平

則天地之病又焉得成歟况奔走游泳之物曰靈曰祇
之類皆吁歛怡逸於其中乎宜其療乾元之宿疹愈坤
元之常疾以至於交泰如斯之盛邪古先帝王至聖則
堯至仁則湯有黎甿以稱理歷水旱而莫禦豈不以道
殊祥其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今而邁古矣元元蚩
蚩嗚嗚啞啞歌聖代者動天殷地以夜繼晝而其詞未
弘輒爲頌二章用貽於康衢庶事明而聲暢流乎無窮
而以德勝目篇頌曰

歲在午天災于常昔人食土今我飢梁匪徒我飢梁鰥寡千箱盛矣乎吾皇之德變耆爲祥休哉德兮

歲在午天災斯屬昔馬食土今厭殺犬豕梁肉盛矣乎吾皇之德轉禍爲福休哉德兮

有所恨二章 拜序

有所恨由故人馬紳死而興也予待試京師六年與馬生相知者四秋性與情相合也衣與食相同也予及第歸觀故林自別來無憶不至於襟懷無想不至於姿容願一促膝怒如也昨既至止馬生且疾而巫者忌以見

人曰不見有愈見則害遂忍即見庶以求見忍者五日馬生云亡噫故人也昔越萬里猶求見焉惑乎一言蔽乎一垣而死生以之死生之道千秋之離也五日之面半旬之歡也尚可半旬之歡不就而卒有千秋之離一恨也又與生別摻執都門生脫紫羅半臂曰即日相去秦吳聊以爲憶予貧也素乏衣服無暇藏篋箚聯縣在身二年間同弊帛以棄所以鮮而輕著故而不留者予實未衰馬其方少爾斯謂日相與也所留何止在茲乎今人既往所贈又造次而亡之二恨也申二恨爲有所

恨二章云

相思君子吁嗟萬里亦既至止曷不觀止本不信巫謂
巫言是獲在門五日如待之死有所恨兮
相思遺衣爲憶以貽亦既受持曷不保持本不欺友謂
友情是違隔生之贈造次將之有所恨兮

上董相公東風二首

拜序啓

某啓某業文者相公昔領大司成則飲相公訓人成俗之
教中爲大司樂則煦相公合莫移風之德及籌廟畧則浹
相公調元厚生之化竟未能歌謠芬馥紀叙茂實下居暗

室有媿明神昨以赴調東周又聆相公此方鎮安之美陪
輿人誦作東風詩二首既詠諸途輒塵左右干犯明白不
任戰懼

東風二章

東風美隴西公也貞元十二年相國東都守隴西董公牧
于浚浚軍自勦淮夷二孽靈曜希烈矜功多悖師用匪律
人亦由殘隴西公和爲謀輿仁爲化車旣去兇渠黎昨以
蘇東風解凝發蟄之不若作東風詩二章首美去兇渠也
其卒章美蘇昨也

東風叶時匪沃匪飄莫雪凝川莫陰沍郊朝不徯夕乃銷

東風之行地上兮上德臨厯匪戮匪梟莫暴在莫醜在
階以踣以殲夕不徯朝隴西公來浚都兮

東風叶時匪鑿匪穠莫蟄在泉莫枯在條宵不徯晨乃繇
東風之行地上兮上德爲政匪食音寺匪招莫顧於家莫
流於遼以飽以迴晨不徯宵隴西公來浚都兮

南陽孝子傳并論

貞元九年某旅行號州稅于村店有一黨先止焉老翁一
人文夫一人婦人一人孩幼兩三人丈夫出絹兩疋賣其
囊褰衣服非稱有其絹者視絹有字乃故人鄭師儉手題
其名焉問所得曰來自襄陽至臨漢之北郊有閔吾父年

老而所乘驢弱者遺此絹使與驢博驢問得姓名乎曰其
人扶護親喪迴上京不知姓名也某旣占鄭書又知鄭侍
君靈櫬自南當由彼而還也意其必鄭焉不復問焉各遵
所往貞元十一年獲與鄭遇因道所見鄭歔歔為言之曰
豫章之迴次南陽大澤見一貧翁乘驢驢甚瘠一丈夫肩
負雜物可三十斤妻抱半歲嬰孩童稚驅行兩人山路初
盡如行陂澤天又霖雨泥水深老翁瘠驢往往顛踣丈夫
則常隨之也每見驢倒擲其負若泥若水無顧惜扶抱老
翁淚輒盈目倒旣數悲不自勝遂以所負實諸驢而負其
父平田積雨潦淖到脛不至店舍竟無憇歇父在子上殊

自安暢子在父下亦盡歡心父與子笑子與父笑如同乘
高車連轡逸騎怡怡焉欣欣焉與之行止者三日日無易
日時愛其事父母能竭其力也又痛自欲竭所有無其所
贈絹一疋令與驢博驢代以載父其人將求驢者三店知
欲分路却其絹曰無驢可博願復本絹每愛其孝又貴以
忠爲度一絹博驢未就更與一絹自號而西足下之見豈
斯人歟某以如其所行是難也是亦皇唐純孝一人焉
行既可述遂依鄭說爲之傳其間問其姓氏亦不知何許
人實於南陽澤中見之還以爲南陽孝子論曰

孝子偕孝矣而贈絹非孝歟唯其有之是以似之鄭公師

儉孝子偕孝矣

懷州應宏詞試片言折獄論

夫子說季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與夫子之言蓋
非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爲夫子美於季路
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十有八九焉迂哉斯人也夫兩
訟之爲獄折而有刑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其重
歟古之帝王將刑一人循三槐歷九棘訊群臣訊群吏訊
萬人億兆絕議然後致法猶於朝於市於野昭然與衆方
棄之所以不易也君莫聖於堯加有舜禹稷契佐之莫明
於舜而有蔓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於禹莫賢於湯莫察

於文武莫敏於成康于時皆濟濟盈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臆斷慎刑之道如斯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至於訟也皆欲已勝何則不勝罪矣隨之若是則君子時或妄訟於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爲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偏詞雖君子不足以信者矧非君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以鬼神占醫以筋脉體無恒之人筋脉且不足以自體而况有言乎鬼神不足以爲占而况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扶撲之濫焉大則性命必有鈇鎖之寃焉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老聃而崇周公此六人無欲輕傷於人

者夫子豈好輕傷哉脫夫子實爲片言言可以折獄也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歟夫子之言非於季路賢者審之片言不可以折獄必然之理也

自明誠論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啓明其次自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武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用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明之於誠猶玉待琢器用於是

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既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弟兄遊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國可以輯群臣而子黎甿立於朝可以上下序據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離水火其罔害彌天地而必蒼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曰學而知之者次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

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也與自性而誠異派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

珍祥論

漢武帝覽交門之歌顧謂東方大夫曰古人列后巍巍蕩蕩者則予今日其庶幾乎東方大夫曰何謂也曰遠人率俾天降珍祥殷湯上感實獲白狼周成旁浹然致越裳放勛曰聖幸祀四方武乙不淑出有震亡予享虞舜于九疑吊罷民乎盛唐登名山於華陰俯大川乎潯陽天清地謐符應昭彰是曠跡交神致放勛之慶脩身遠害免武乙之殃紫芝產於甘泉白麟呈於雍祠天馬生於渥洼之域寶

鼎出於汾水之濱風雲草木相繼於時頭飛臯飲之長涅
齒穿膏之鯢絕域欵塞無月無之是多白狼之社不少越
裳之珍也比夫巍巍蕩蕩爾有何見而感焉東方大夫曰
億陛下誤意巍巍蕩蕩歟非古所謂巍巍蕩蕩者夫巍巍
者德之容蕩蕩者化之稱非謂廣遊從於險阻幸髣髴於
神祇錄莫測於妖祥免偶然之壓溺致儻來之貢賦獲無
用之戎狄耳且此之數者理不可馮亦明也秦皇帝周施
天下不爲德我太宗不下階闥不爲微周懿死於牖下不
爲是虞舜崩於蒼梧不爲非號叔得神喪其國西伯無神
人以歸龍降于庭夏道昧雉雉于鼎商祚輝苗民逆命堯

以盛有繙來賓桀以衰以此觀之即虐如秦皇雖車轍遍
于宇內不如太宗端拱於堂上也弱如周懿雖終於帷席
不如虞舜之沒於草莽也淫如號叔雖獲靈祐不如西伯
無所禱祈也邪如孔甲雖有嘉祥不如武丁之妖怪也酷
如夏桀雖異人屈膝不如唐堯域中之解體也天道冲融
變化無窮發祥布象時異始而同終神理閎密吉凶閑測
示形告兆亦同紀而異極有多瑞以表善有積慶以稔慝
有無災以厚毒有見眚以警德今多瑞多慶不知天之表
善歟其稔慝歟無災無眚不知神之厚毒歟其亦警德歟
以是先王或不致珍祥而有天下或屢服蠻夷而覆宗社

或有鴻災巨眚國以寧或有靈蹤異跡而身以傾珍祥之
實乍凶乍吉妖恠之蹤乍吉乍凶譬諸藥工也其有活人
之者亦有殺人之者焉譬諸酒醴也雖有敗人之道固有
成人之道焉武帝曰若之何而信之曰唯德可以信之欽
若上帝輯寧下民其表善也雖休勿休則百福是適其稔
慝也將覆不覆則轉禍爲福且人神之主天地之心也孰
爲妖怪神祇也孰爲珍祥天地也者苟脩德以待人未有
主人怡悅而客忿怒心善而形爲惡也若有其德日覩妖
恠其巍巍也若無其德日對珍祥其未蕩蕩也武帝矍然
歛膝而言曰善矣哉微而體大珍祥不必利妖恠不必害

而今而後以二者棄乎道德之外勅內府詔宗
大夫命一等而贈之束帛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六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七

雜著

唐天志

天雖覆育生生如其情則或予或否其與也非徒與其否也非徒否受命有生生者率其道反其道之致焉率則與反則否斯理也固必信至皇帝以乎皇唐百七十有載皇帝御宇之十四祀也歲在辛未實貞元七年其受命率道天與生生如情之秋歟神哉靈哉明允惠和哉是歲之天也亭乎其正洞九霄以清徹之中若有伺夫有求者鬱乎其變浮五色以薰薰郁郁之中若有察夫所厭者稱物之

性應時之欲手足之赴人心羽翼之循鳥情農夫在畦蠶婦在林商或舟車工或埏埴願燥願濕罔不從志其餘則三光序流六氣時行上至事事下洎營營羽毛鱗介勾甲芽萌求諸濡渥則常雨求諸煦旭則常晴求諸吹蕩則常風求諸恬謐則常寧求諸煙雲則常陰求諸日月則常明非不雨也非不不雨也非不風也非不不風也非不陰也非不不陰也合雨而後雨物不乏其雨合晴而後晴物不乏其晴合風而後風物不乏其風合寧而後寧物不乏其寧合陰而後陰物不乏其陰合明而後明物不乏其明實皇帝知上帝以生生爲己物與其禍福配已得失而寘之

欽若兢若溫如穆如心性二儀支體四時似續上玄之歎
與夫人子能領父之憂承父之命繼堂紹構得其心贈遺
獻酬愜其衷則財賄器物唯意是役按國臺隸惟意是用以資後無不常也以其用無不宜也土
德勝隋天實維唐皇帝則唐天第九子也既克負荷上天
所以唯意焉且煙雲風雨亦天之財賄也日月星辰亦天
之器物也神祇精靈亦天之牧圉臺隸也是以皇帝動息
神祇莫不隨旨趣精靈莫不申肅穆寂寥駱驛虛無囊籥
日月管鑰風雨敬恭誅責而啓閉多少之故將蔭休施煙
雲若自諸帷幕而使舒張矣將洒潤散風雨若自諸盆罍
而使澆扇矣將烜清晝布陽德若自諸爐竈而使煇灼矣

將光幽夜啓陰靈若自諸燈燭而使照明矣處植唯滋舍
靈不折蓍蓍熙熙蓋子祇父慈相爲福釐也凡書惡記善
雖史官之職箴淫述德或人所通規鯁生則人之一夫耳
謳吟日用而爲之志若簡冊已載復何言哉僕僮猶未也庶
補其闕是歲也扶風寧公叅河中董公晉輔政之三年趙
郡李公紓爲天官之四年范陽盧公徵爲地官之元年范
陽張公濛爲春官之三年昌黎韓公洄爲夏官之三年吳
郡陸公贇同爲夏官之二年京兆杜公黃裳爲秋官之一
年清河張公或爲冬官五年夫太宰六年於天子之爲理
焚登派而清流者故列于斯志之末

則下和述

昔卞和以荆山之璞獻楚懷王曰非寶也則之次獻於平王平王亦曰非寶也又則之世皆有二君不識寶之議小子鄙慮嘗致於斯矐矐然若見二君之意後世之議者脫未之思焉夫國之安危人之邪正如影與響繫乎后躬干則從而于易則從而易珠王者勞之母財之蠹侈之本害之圃國君好之下必從之則將有不耕而搜山不藝而攻石背義而忘仁輕穀而賤帛耕之墮藝之墮穀之散帛之耗義之虧仁之挫則國從而喪矣古人有言曰不貴難得之化使民不爲盜又曰大寶曰位二君所言卞氏之璞非

寶者蓋寶此者也不然王之與石猶菽比麥雖至愚昧亦或辨之况二君乎縱時狐疑忍愛王人須臾之功不試琢磨於一石而忽先王之法輕絕人之四體歟甚不然矣實將抑奇玩却無益剪奢靡之萌啓淳龐之跡欲其塊桴工鼓上復於犧軒象箸玉杯下銷於辛受四方風行而自化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大功無形至德無名人以瑣瑣之智莫觀冥冥之情昔宋玉以著禽并鮒不測靈鳳長鯨信哉嗚呼使仲尼居今則與秦伯同稱矣小子不敏竊述其旨以佐知言云

甘露述

述甘露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莆田
邑人濟南林公攢太夫人終公每一痛至冰漿不入口或
三日或五日內外羸癯殆至殞滅癸酉將與先府君脩合
葬之禮公之於事親存既竭其力送終思盡其勤曰含祿
品章則有王度不敢之越也塋域固護實在我功當懇行
之而於是躬開坎室自埏埴覽與兄弟手攻肩負以鑿以
築雖率情性而無憊法度不違典禮而有異常儀載考再
理而未之寔春三月五日忽異氣自天氣氲下蒙非雲非
煙羃羃絳彩耀光鮮馨香馥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
是繞壘已栽松栢洎晨枝葉間遍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

子公奇之與兄弟及鄉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異於
人間所甘之味日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潁然珠相鏗
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觀者爭取或食或翫噫天冥冥其間
蓄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身無
聲苟有可褒以物而旌苟無可褒物不虛行其德常其物
常其德稀其物稀予聞甘露之說莫靚甘露之實其為稀
也不亦甚乎今爲公而降公之德豈常德歟况殊香啓途
異彩相宣凝結豐圓向日翻堅者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
矣予執吊禮幸獲而見珍簞不足遂爲之述

行之檢身非以爲人無淫無佚出處宜一孜孜碩人冥冥
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旁帷
上蓋天監無外勿謂後掩前局神在無形天不長隱神實
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兢莊天迴厥害
鉏寬以亡又有符堅竊爲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
神窺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有薰
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恐懼乎其所不
見戒慎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天君

吊九江驛碑材文并序

吊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驛之碑其可興辭而吊歟斯碑

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負辭華
代之銘誌多公之辭亦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爲湖州牧州
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詞兼行磨礱而成常心所用者
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
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擎踞憤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
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迴朝載而途卜出蘇臺入毗陵亦
無稱立轉丹陽由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
有嶠蛟奔螭引直至湖心頓趾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
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覲其詭秀與
碑材叶即日以酒醑奠白移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

南香爐峯北潯陽城九江爲庭千艘歷塔亭既就公製創
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爲天下最書爲天下最斯
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
探畧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吏
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寘已之述今爲九
江驛之碑焉予旅游江州稅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
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爲予說而俱以視嗚呼先賤後貴
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
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人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
札翰方人之札翰則錦繡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人之用

則華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文得
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就人之
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繡而服麻
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况我質天成必將可名
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有道
而黜無罪而刑投四裔魑魅何以別邪石不能言其豈無
冤故吊之情違以傷理拂乃寃人實有之物亦應焉嗚呼
子碑寃可子知陰騭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頌以異
與顏表勝以殊則名從史君卑以異矣旌產子既授子不
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禽高冠藉足有類子碑

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者將覲于斯固悼于斯庶幾
所黷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天造何爲
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吊漢武帝文

并序

閱太史氏書見漢武之御極雖非求仁蹈道之主亦英雄
之君也然觀其內傳有學神仙築三山爲飲露殫霞希升
汙漫激流企石用擬林泉嗚呼履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好
其事而不知所以從夫一物各異道萬彙不同致帝王之
與神仙林泉之與朝市猶鱗群毛族川陸分之日居月諸
晝夜常之麒麟不可有處淵蛟龍不可更居藪玉兔莫延

於旦金烏罔瞻於宵附其翼者兩其足與其角者去其齒
不兼之義天理昭彰帝者宜本於親人仙者宜先於遠世
以林泉爲意者可居於草澤以天下爲念者可謹於朝廷
是以唐堯虞舜無野心子晉許由辭寶祚誠以帝王與神
仙有隔林泉將市朝難并也今據唐堯虞舜之地而求子
晉許由之志不亦迂而可痛哉况君子所以推心屈體爲
僕御元元所以刳膏割血爲飽煖非圖好林泉而學神仙
也故予覽其傳傷心久之戊辰歲秋八月周覽秦原次茂
陵之下既覩永歸之地弥懷所行之事且夫承天統物豈
無足稱之德歟蓋歎日月高明有時虧異珠玉貞潔不免

疵瑕徘徊路隅興言而吊云赫赫兮炎靈降神造漢焚秦
四葉重茂翹英游新首出群龍卓爲世祖秋風揚文夏日
昭武柔不化之人闢未名之士雖殊仁聖之后是異凡庸
之主伊可膚寸明有不周事非所事求非所求惟此帝謨
想夫仙道魚處重淵獸居茂草辨乎朝市別以林泉日由
旦陸月麗宵天跡既兩分理難齊充若死將生猶南與北
貪臣王公執掌者可以勤萬機欲升汗漫逍遙者可以爲
匹夫愛深宮秘殿者可以垂旒纁好青山綠水者可以棲
江湖飲露餐腥激流貫都苟能同致實曰殊途堯舜曰聖
由晉匪愚確乎守一亦以難俱况乎小人唯唯罔圖山水

君子乾乾孰爲神仙嗚呼哀哉前監孔彰高臺深池夫差
以戕尋山越海嘉政其亡有一於此未或無殃胡爲不辰
互窮厥方舟全虎臂車出羊腸已臨陰炭幾絕苞桑反覆
前聞痛心疾首藥石無人瑾瑜有垢暑來寒往時移代久
古壘將頽惡聲不朽日臨宇宙有時而虧目覩毫釐或不
見皆將爲而不知復知而故爲嗚呼噫嘻

補漢書封雍齒冊文

曰臣節貴忠后德貴公忠則爲其主所自盡公則於其人
罔以私咨爾雍齒爾有臣節孔明予以公心獎爾其敬聽
予言罔惑嗚呼昔嬴氏不滅流毒四海天將勦絕厥類假

歐陽文忠公集
手于予一人爾主項氏昧厥命木蠹猪突附振旁撓予在
泉未涌用困於彭地爾爲厥主來戕予實有必戮之志罔
若天之曆數徂于予躬俾泰山萬乘蔽于一葉予於所自
隱有見爾心于時爾爲楚臣予爲漢人予則爾仇敵爾宜
討之予罔攸憾今大寶歸予夷嬴穢項予欽若上帝惟天
下君爾則率土之濱罔非予民予宜子之爾罔攸惕夫爵
以尊德祿以養賢爾能致身于厥主孰若爾賢德予分爾
茅土以勸所事君爾奉上之誠罔易乎舊予體元之政咸
用維新砥礪爾能轉作予人兢兢慄慄共聞大猷無使齊
桓管仲專于弃瑕之美念之哉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七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八

書

與鄭伯義書

居方足下胡姝物故仁孝多感悲慟如何遠助悽惻秋涼
體與神康僕素寡悰暢遐亦可悉華下來人居方居華山
之陰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何顛且不沛逝而
能復歟居方哉夫非有必行則諫必有距忤情懷歡古人
所難雖僕於居方亦不易之今流旣從川華旣歸根輒分
間布白致以牋素居方忖覽知及遽瑗四十九年之已往
陶潛今是昨非之悟焉漁者所務唯魚不必在梁在笥弋

者所務唯禽不必在矰在繳國家設尊官厚祿爲人民也
爲社稷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在得其人非與人得唯道
德膺厥求唯賢能膺厥得賢能事事而發見道德誠誠而
後信苟須事事苟須誠誠則必委以務命以職從而覈之
四海之大億兆之衆不可逢而委命之是用啓稍異之間
姑致其我樂而自耀者讀往載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詞
賦以事則曰進士中夫程度者取政事最輕小者命以始
又令公侯子孫卿大夫子弟能力役供給者曰千牛進馬
三衛齊郎限以年月終亦試之其有成則陟陟不已乃尊
乃厚其有敗則黜黜不已乃戮乃亡取之於諸科暫殊用

之於諸科則一良未即以進士賢而明經不賢也但以選
才如選材焉以規則失之於方以矩則失之於圓欲方圓
畢至然後擇其利用者實之中方則善於圓中圓而善於
方 木材也者在堅貞可久人才也者在德行有恒不可
久不可恒雖售之於今必不售之於後蚩蚩之人貴此賤
彼是不深達國家選士之意見近而迷遠者居方寧斯人
之徒歟况目覩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於一命者有
之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卿相者有之忠與孝相生君
與父相隨於家美即於國良爲閨門重則爲朝廷尚此古
今聖賢絕慮萬不失一之得也僕忝居方遊自貞元之初

于今十有三祀熟得居方之爲人甘旨可求則已在尊長
之前矣衣食可讓則已在兄弟之邊矣急難當行則必在
友遊之先禮義當往則無在時賢之後晨昏無方之性愛
悌友干之情長長之敬下下之眷與朋之信接物之道居
方無不盡則於家於閨門至矣於國於朝廷詎少哉嘗清
宵月下寒序火邊或醉或醒接以餘論君子欲其暗然而
彰惡自銜自媒沽名者二年間見居方求試於詞場僕恨
恨如失才如居方地如居方方如所得詎止乎然諸科中
升乎一科矣宜存一梁一筍一矰一繳之義事事誠誠之
旨中規中矩之求委恒又脩黜陟俟乎暗然之來也况近

聞宗懿之中景行居方弥篤焉上以居方達慈於下下待
居方申愛乎上居貧孀孤達宦棺櫬悉居方竭力已可行
咨乎可及飢飽不異魂體皆歸年纔弱冠行跡如此豈徒
生哉借如居方束帛到門而有未起居方以藝自謁雖從
家命亦以非矣悲哉更逐齊人之後邪僕竊以爲知人曩
得居方以爲居方也洎昨視所行則非居方今聆嘉聞又
居方矣如其知如其知竟履元和以叶愚念得之以道爲
姜爲傳不得以道爲回爲憲時之令人豈示善歟面叙不
周此亦何云

與王式書

公範足下長史及大人以薄官某大人任溫州長史大人任博羅縣丞予自能記憶只見馳載長幼勤勤南北予雖童稚意甚不居洎有安固丞潮陽掾某兄暮任安固縣丞兄嘗任潮州司倉予時已冠似或議事以爲地分遐陋進取必無遠大若肄業承家則安固潮陽亦幾於不墜矣便懷耕食鑿飲之心焉事親敬長之道睦友與人之義恂恂自勉不意竊鄉曲之譽所疑不忘質所見不忘述時時有得多幸忝儕類之歸加以薄窺墳籍適有章句濮陽仲宣河東千齡滎陽從易濟北有融琅瑯次臣吳播字仲宣薛壽字千齡鄭簡字從易康暉字有融王雲卿字次臣則某

鄉曲之人皆有識度爲州里所重者皆博雅明達君子公範亦其人焉每論性行量識度評學業酌文詞不以虛薄往往掛於牙齒予年二十有一公範與群公則可予以進士之目而有令予觀國之心予以群公所貺之名繹先賢正名之旨進士者豈不言其可以仕進而能裨助政化始自下而升上終自上而利下者也近代亦曰舉人實古今舉賢進能之科也則有若風后力牧膺黃帝之舉舜禹稷契膺唐堯之舉伊尹姜牙膺湯武之舉管仲箕缺膺桓文之舉五穀三傑膺嬴劉之舉皆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立功立事出於人表之流也降自晉宋齊梁則有若陸機鮑昭

謝眺江淹亦以登庸雖道德器用不及曩辰而詞學詩流
爲一時之秀想當群公之論豈容易之度力不任又先與
靈元道士虹巖逸人某鄉人也道士蔡明潘逸人羅山甫
靈源虹巖其所居山名也有潘湖合鍊奉養之契潘湖其
上下所居地名乞從宿志勤勤懇懇獲與靈源虹巖同居
者三年公範與群公雖不苦以前事相迫而流言時至建
中初因當道廉察故相國常公本州將故中書舍人薛公
南澗之談西湖之體常相公爲福州觀察使薛舍人與泉
州日予以薄劣見失二公於南澗寺有所剪飾及予辭歸
故林於西湖泛舟致餞也丹青目下程準前期公範與群

公激厲轉加予亦稍信云云之勸時兄弟親屬方以衆情
聞於大人大人與群公遂有龍首之會龍首上名也予之
別墅在焉持詢可否至于再三群公不悔前言以爲可固
可必人之於子皆欲其升高致遠至其秋大人則有遣從
計吏之命當發之日大人及慈親親祭行於東郊公範與
群公亦共餞神餘於野席離觴既輟大人誠勗數言言可
切骨銘心征車云動慈親嗚咽數聲聲堪斷腸惝恍公範
與群公備見備聞也慰上下之望在乎早成名早歸寧予
必不惜伎能而有所絕壘以深上下之念汲汲搖搖如旌
如翹受遣之明年達於長安貨廡六秋禮闈四上頓竭激

昂之力累爲鯨揚之弄反躬忖己徘徊又疑豈常薛公輕
於布素而有佞歟爲群公溫良與朋友有不忠歟楊朱對
岐墨翟觀素勁挺之志半作歸心況以近夢慈親以亂絲
繞予之身萬重大人嚙予臂見血蓋神祇以大人誠切遠
警於予焉絲繞者豈非思念纏綿之象也嚙臂者豈非嚙
指令歸之義也萬重見者豈非示其甚也公範與予遊處
最深者且莆陽讀書接席五年其於爲人公範知之莆陽
去家四百餘里晨昏之思忽至珍異之味忽得亦不以始
昨違離便奔馳而去性自天至實非勉爲今一辭庭闈而
踰半紀以本心每每馳戀若此魂夢昭昭感發如彼日夜

之心公範可量竊欲審覈良驚撫分進退阻故人無新知
况不可問因考使迴更有決斯科也先以才藝取次以德
行伸大之事君細以臨人如予所習可以當之於取乎如
予事親可以移之於君乎如予理身可以施之於人乎其
可也則待命待知庶榮親之道抑溫清之心如其不可則
任材任器息干時之機謝風塵之苦書至與裁裁已端復
家在國在佇爲去就予於爲子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
不竭若於爲臣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爲人生於世
區區者所務豈不立名乎有名於國亦名也有名於家亦
名也予何攘臂於其間醜於家而美於國哉予無此心亦

公範知之東風扇和山青水清野芳且榮林鳥時鳴樽有酒匣有琴公範休暢某再拜

送張尚書書

前鄉貢進士歐陽詹於洛陽旅舍再拜授僕人書獻尚書閣下某同衆君子伏在尚書下風久矣孟冬已寒伏惟尚書尊體動止萬福人生於世今天下之人識與未識有一善則願知之有一困則願知之尚書以爲其人何如哉愚以百年二百年無一而已矣尚書旣知身則其人乎旣知其入某斯所以願也凡今之人進露於長者或以殫詞褒頌爲先者亦或求人書狀爲先者伏計尚書飽見之英明

特達必不之愛小子固直亦竊醜之况以尚書茂德雄才則騰於寰宇矣豈假區區片言隻字彰明於身乎以尚書山容海納則自斷於宵襟矣豈在攸攸八行尺牘進退於人乎知不然矣某方拙魯訥不敢游詞某聞越人向京師七千里矣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試便住西秦今冬將從博學宏詞科赴集期昨至東洛舊負人錢五萬卒然以逢某則合還人又艱迫唯一驢一馬悉以償之貨廩之下如喪手足兀然不能出門者再旬于茲矣亦以窘懇遍祈於人人無非常所與唯足帛斗粟供朝夕則纔可過其外則莫就無車無儲寄人之廬士之窮莫窮乎此今日有

來相看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何不情聞於徐方南陽公乎明日有來相看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何不情聞於徐方南陽公乎某晝付夜量既在尚書矣又人人異口同詞同驅之心與議并俾忘干犯以困投於尚書尚書之力上將驅雲雷清宇宙副萬乘之賴答億兆之望豈獨遺某所願知之之困乎尚書下將燮陰陽調風雨合百神之意允飛走之望豈獨遺某所願知之之困乎救火之家水雖在遠不以遠而往者知其必能濟患也某之困曾未拜伏尚書所居洛陽西鄰陝號北俯河陽南接陳許東有汴滑捨東西南北之近越千里控於尚書者亦得尚書必救所困焉

神遊五侯之門遍心擇王公之量西方決意投於尚書尚書留意焉布露微碎亦非容易考試事畢特具拜伏雖有蓄積庶及面陳

上鄭相公書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某謹齋沐緘書再拜遣隸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明宰輔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某愚蒙欲陳所見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內矣不敢復言今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脩萬事精內扣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

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爲有之乎某將十有百有百千有千也何以苦知自近之耳某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傷時之學者不由所學矜所學也某不敏傷竊如之況稟羔羊鴻鴈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潔身畏人直拙自守始亦以孝弟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博聞游藝行義脩詞人生固然殊不以有爲而爲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敬趣條目遂希詮擇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助教某應博學宏詞不受一平選被駁又一平選授助教夫人百行庶幾萬

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真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藎垂名于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片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以之兼與其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別行也某非斯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之官也自效循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百歲七十者稀某今四十年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覩高衢遠途矣况先三十年孰存

亡哉其或素著畱在重泉之下矣付已方人所以知百行脩萬事精內扣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顧用而人不用非不顧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十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待乎德行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公乎州閭鄉曲之譽某遠人也父母昆弟居萬里之外州閭鄉曲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無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公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著乎後藝使才之致某冗官也政令裁製

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二奠陪行音肅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亦絕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事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嶺徼其柰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穫而有遺秉滯穗也萬秉稀一萬穗稀一其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長短使得行也若命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命足而不與之蹄蹠與之而長短不相稱行則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

者視之則不之恠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聳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聳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屈聳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其庸愚不知造化之旨者視之則不之恠其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某代居閩越自閩至於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迴眸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

灌所不沾其濯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私之陽春乎相公爲上天霖雨佐厚地發生也何以處某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使能必盡其材器真宰相之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有其人自漢而還無代無有洎國朝歷歷可數也相公能以某爲手下濫觴乎似善斯升真善以至似能斯拔真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之哉行之哉今則猶古筭度途遠蒼皇造次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九

序

翫月詩序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眺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
貞元十二年歐閩君子陳可封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
予與鄉故人安陽邵楚裴濟南林蘊潁川陳詡亦旅長安
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之居脩厥翫事月之爲翫冬則繁
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霜侵人蔽與侵俱害乎翫
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之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
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况埃壒

不流太空悠悠芳菲徘徊擗華上浮升東林入西樓肌骨
與之疏涼神魂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
以爲翫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翫之事 作
翫月詩詩曰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
皎孤凝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豔天中央皓露助流
華輕颿佐浮涼清令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翫攬
之非可將含情顧黃庭願至沉西方

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

公將首薦于闕下古者相覲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
宴以示慈惠二典爲用鮮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天子遣
之日唯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載肉玄酒莫飲莫食公
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浹酒不使飲則歡不上交方欲激
邦俗於流醕致王人乎德行而賢者仁未伊浹才者歡未
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脩乃加
之以宴饋移已膳醴出家醢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
勝境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榆之禮執
賓主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
筭而儀形有肅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盈岐

非其親懿則其閭里皆內訟而誓遷善焉於戲行其教不
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
教行其間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之宰也煙景未暮酒
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德之形容
君侯因片善附小能回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而昭吾人
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
才也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
是日人有甘棠類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叅和穎
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沼佐贊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毗
幸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捧豆伺徹時在公之側觀衆君子

之作遂從卜商之後書其旨爲首序

別柳由庾序

孔子見老聃曰魚吾知其能游鳥吾知其能翔游可網翔可弋至於龍則吾不知聃其龍乎今予遇河東柳由庾亦孔子之聃矣眉長五寸耳近上頂寡言少笑皎若冰雪意或時發皆玄漠杳冥之事從君子累黍之遊松櫟殊姿鴉鸞異情翌日子云之京師柳曰月陰日陽鱗潛羽翔海鵬君於焉期化冥鴻君從此而游南充近有上升者留言於長老謝自然於果爾南充縣白日上升之時言當復有從此而上升者豈爲吾設邪吾焉往夫其德行文學可以敦教

化正雅頌予勸禪堯而補舜柳頌而不對貞元十三年七月十六日絳州紫極宮黃籙齋場別

送族叔陽行元落第迴廣陵序

族叔行元旣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群公設祖方獻未酬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群公亦愕爾而歡小子侍觴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未悅豈禮闈失意之爲乎崑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蓋多惟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三獻而其寶乃真歟苟良苟真不卽成不卽售適以精其研稔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邂逅哉昔之人作必行

動必中則蘇秦無履穿之歎竊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
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
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然見下氏
再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坐以叶千鍾有娛既
醉升車秋爲到期

送巴東林明府之任序

國以民爲本縣令親人之親者苟有命授無非慎擇今千
執政又加精選自吏曹銓擬往而退下者十之五六濟南
林公以始仕之調發硯之刃請宰一邑天官劇巴東也而
使爲之平衡無疑鈞軸不轉非輕重質器目以昭如則安

可於其難而易若此解褐結綬當時之盛旣受牒恭命而
濟南公與予鄉而且故幼而知公行先鄉曲譽是通閭井
之意術以明經升實探教化之本今有社稷有民人則弓
矢入養叔之手徽絃在師曠之膝何微之不中何妙之不
盡去矣無使朱邑魯恭專美乎是官其餘則巫峽峨峨岷
江湯湯水天下清山天下秀游盤貴境爲池爲壩退公多
暇爲我迴睇

送建上人尋陽司業後留詣涇原劉行軍序

建上人自茲而一西更爲故人也巫咸山有道釋子建上
人元和之淳氣以類合休神遂性曩與小司成陽公得于

林棲公從下風之請斯縻大君之爵同方相致殊途且來
雖羈鸞宜鴻一飛一籠遐心遠意終共超曠遊佛廟賞靈
臺壺冰片玉光潔再裕來爲去始散實聚終上人故人有
在西土曰大夢未覺還宜一歡陶瓶芒履此焉而往永路
着首悠然高雲西之人幾日而覲松栢之下無凡草鸞鸞
之侶無凡禽西之人豈陽公之儔歟觀遇之辰瓊玖之列
詩可頌德觀于斯其撰之竹帛儻傳俾後之人知貞元是
歲賢人之會二也

送李孝廉及第東歸序

明經自漢而還取士之嘉也經也者聖人講善之錄志立

身正家齊國理在乎其中爲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明爲
人君者莫不欲其臣之明明斯行斯近則平乎性命遠則
成乎政令邇來加取比興屬詞之流更曰進士謂近於古
之立言也爲時稍稱其僥倖浮薄之輩希以無爲有雖中
乾外槁多捨明趨進俾去華取實君子惡以真混假縱舍
章抱器半捨進爲明新第李孝廉則含章抱器捨進爲明
者哲哲肌骨松寒玉清以志學升太學以學就升宗伯背
文手占滯義口占三載不售皇鄭復來投短書出長卷精
專炳煥儔倫褒然聖朝貞元癸丑歲明經登者不上百人
孝廉冠其首非獨學勝亦以文聞則有我芳華加之典實

不惡夫僥倖浮薄角力於此與屬詞並矢分弓未知鹿死誰手不爲也捨青紫之有路獻榮名以趨庭長途春光我美多彼噫盡藝而適猶有前聞家食非明時相待之意孝廉其志之

送常熟許少府之任序

始入仕一有縣尉或中或上或緊銓衡評才若地稱而命之至於緊無得幸而處而緊中之美者尤難以人今年孝廉卽高陽許君授常熟尉者實緊中之美君十三舉明經十六登第後三舉進士皆屈於命去冬以前明經從常調蔭資貴中之乙判居等外之甲旣才且地擢以是官夏四月

隨之官之牒玉貌青春芬芳有舊望棠陰而委質鬱蘭陵以辭親征車駢駢所往在日異時九仞由茲一簣在邦由家也不出於忠信許君常以爲己任夫何恤哉士之生制四方之志軫念於離別非所以爲士也行乎

送張陞山南謁嚴相公序

相國馮翊王作鎮南梁爲名賢藪澤四方浮川走陸結轍連艦岷山之坡碾成谷音欲漢水之磧汨成淵耀華呈寶涌溢門館量器而待未始失賢故天下真賢雖遠皆往以賢躡跡者清河張子乎張百行爲實五言爲華有實可呈有華可耀度虛襟之必荅抗高步以斯謁玉露初降金風

景清褒斜峯峯千萬相見奮客情如歸意指危棧猶平道
馮翊之門唯才與德人之所與馮翊無不與是行也非張
獨知其可衆君子共知之既知之若詠若歌各言其知

送王式東遊序

瑯琊王式字公範予邑之英而忘形之友生也少同所好
服膺周孔之教長齊所得願禪堯舜之化時命不與人無
已知雨散雲乖四方五祀既乏孔融鄭莊之公薦乃效張
儀蘇季之自鬻百川會海相得上國丹誠未昭於鏡鑑黃
金已銷於桂玉予懷待兔之固猶伺北闕寢書之報公範
見變豹之理將遊東諸侯之國魚川鳥陸俾爲異路曩日

之別復起於今嗟乎夫人不得自然之至道冥冥飄於物
外則天之至愚僭僭貿貿乎泥滓各得其方無枉性矯神
之艱也企矚仁義盤旋禮樂下不植地上不麗天孤雲隨
風斷蓬逐簷是不能若孝昭灼揚光其間圻華資而公範
猶蒙賈薄藝而予莫售禽棲朽木蠖屈窮轍可悲也夫况
赫赫皇都實吾人逞志之所大丈夫歛塵襟而瞻絃冕策
寒驢以窺軒蓋食米菽而覘梁肉吟苦寒以聆鍾鼓傷哉
公範得無媿邪加之離情悵悵何述萬乘之都千箱之年
有故人而適遠無卮酒以叙別男兒卮酒之不致亦何論
他日之浮沉哉平生之懷未易言也離者會之資會實離

之本今離既由昨會後會得不由今離乎離會相生蓋不足歎公範勉之東諸侯聞有梁孝燕昭矣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十

序

送蔡沼孝廉及第後歸閩觀省序

昔人論別有賦論恨有賦狀此離陳感憤其未見予於蔡侯是日之情蓋古人之遺情也人之慙莫先乎同有求而一不得人之慕莫甚乎偕遠遊而一先歸蔡侯沼字虛中予之邑人又懿親也虛中以學予謬以文共受遺乎長吏皆求試於宗伯虛中登太常第歸寧故園予有曝鰓之困猶留京師同求在予則不得偕遊虛中則先歸堂俱有親身亦祈達自負違顏落羽之耻對人飛鳴就養之慶懷寸

方爲丈夫稟太和曰人子不包羞不痛心行道之人也虛
中胷中有心者以予此辰之意如何哉恨恨悽悽渾渾迷
迷飲觴以若茶視春光其如秋周秦九軌之道吳楚千里
之水聘逸騎揚輕舟激爾清風歡拜非遠人則姻昵家惟
里間到日榮賀盡室當在念沽名之不異想出門之是同
父也母也兄也弟也雖喜人之善則有而傷予之不肖豈
無重增予鬱結之端矣明鏡前平衡下姿媚無取銖兩不
登才歟命歟不自知也烹乳爲醍醐鍛金爲干將予期烹
鍛以變化虛中其行乎勿謂業就不增脩勿謂名成有所
忽及此方遠大虛中志之

送鹽山林少府之任序

新授鹽山尉孝廉卽濟南林君脂轄東轅莅官也鹽山滄
州之屬邑滄州戎狄接際之地國家虞守之會東南居恃
力之卒西北有矜功之衆從事之劇惟天下先若非機足
應權達能通變則不之與也公以二善而時與之夫騏驥
未馳知有致遠之力于將未割知有剗堅之功堂堂林君
假道試吏嶧桐嶰竹必中音律勉以能事爲邦之光祿者
所以食人爲國俸者所以衣人贊時予尚知之而君豈不
知之苟知之何往而不利

送周孝廉擢第歸覲序

始末與周相接二年間於貢府稱人中見之年甚華神甚
清英如頴如若金在沙若松在林常奇之曰誰家千里駒
可羨也豈權衡藻鏡而遺於是邪今春獻藝果登孝廉上
第予以片言隻字進亦同年成名既昔情所佳又今跡斯
叶或因有覲獨與之語宮商起於朱絃薑桂在乎太牢冷
然可聽芬乎可嘗已比郗詵之王思懷陸績之橘夏五月
自京而東賃廛陋居迴軒見別予則不敏輒奉以言會稽
之竹既鏃矣宜羽之荆山之璞既琢矣宜礪之雖休勿休
古有光大晨昏之暇勿忘則疊札之望可酬連城之價可
取勉哉有如君材蓋不易得

送裴八侃茂才却東遊序

幼秀裴侃昨自江湖西入關遊京師今自京師東出關遊
江湖十二斯冠才氣卓異身猶三尺交友四海著文數篇
其措意規格儲乎遠大旬時闕下鬱發聲聞公卿名德待
以優禮告離之日祖較相屬由晨及暝方容升車蓋相追
百有餘兩長沙歐陽某企以芳韻亦驅弊輶將欲分手詔
之自愛曰鞭柵出地知爲梁爲棟鸞鳳在轂知磨霄薄雲
子之他日豈在乎此不獨斯謂群公斯謂子姑行無忽所
謂非徒謂也

送無知上人往五臺山序

無生求存旨不易源縣兮在煩滴兮處渾釋氏子味其實
歸其根其教雖傳非言可言唯相似者復到其門無知上
人其到門者歟上人從儒至道從道至釋如歷星月以得
白日若棄扇妻而灑長風真空洞照熱惱頓盡水其性雲
其身周四海以終靜出六合而非寄維揚秋杪方至自閩
日未成旬作臺山之適目關河於不計擬衣食乎隨施怡
如也澹如也此行逢流得抵虛舟無程峨峨五峯幾日而
上登異清涼侶善知識所至也之至玄又玄乎予弱冠之
年同時諦之學神不遠逮溺在名利禮足而別懷然自傷
岐路既殊聊各以行勉哉無知公勉哉歐陽生

送楊據見漳州李使君序

儒有馭百行駕六藝曳長裾於王侯之門以禮待楊夫子
是日之告謁漳浦李太守之行行儒之事也子幾於儒久
矣李太守天枝之美金鏡之明盛物之量秤物之衡夫子
姿容不孤其鑒多少有登其槩何往而不利高梧始華瑤
草欲碧去矣夫子時景宜往

送陳八秀才赴舉序

諸侯歲貢俊才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露肅
物青天始高雲迴鴻盤言遵永途吾觀夫雄心銳志將領
能事則夷山堙谷不盡其力何東堂一枝南荆一片足塵

其慮邪勉哉陳有其才奏其試知有成矣

魯山令李胃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三月三日以酒食出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之中和終取九月九日之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群后大宴登高臨流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僚屬貞元十二年暮春月哉哉生明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令趙郡李胃恭國令宴于縣南演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歡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况食在充腸不在充目酒在行禮不在溺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珍

竭萬鍾強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遠豈合歡之意歟以是首設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爲佐貳者次一席酒肉一如之命自己命以爲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洽有歌謠者進有舞蹈者作皆誠激乎中章乎形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爲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農者請以其畊圃者請以其蓄弋者請以其鮮碎濁嘗漉浮泛漪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兄子弟一族一堂之中不是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邪旅遊之子實窺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

同風雨恐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歡樂此辰下得似公之邑也故序之

泉州泛東湖餞裴叅和南遊序

泛舟餞行別禮之重也昔李郭有之降自近代名望之士亦往往而用其皆殷勤憂出於人意文雅足賦乎時物俾揀執之容可觀風景之媚不孤理未符此事罔得舉清源郡春正月客有河東裴叅和將南遊郡司戶置同正前大理評事扶風竇公因携俎豆展故實蓋厚裴而昭已德也奇哉英秀哉其裴歟明疑乎風姿瓌麗乎詞華朗如嵩如輝如煥如予翰苑十年之遊飽觀四方之彥允霄寸步一

日千里者予得識之如其人如其人是餞也主賢賓賢譬古無作指方舟以直上繞長河而屢迴絃管饒拍出沒花柳勝趣則深離觴且酣斜日應程賓辭及固噫停撓一挹裴其昇車美哉裴何往而不利况此選列郡莫非哲人有知之鑒其豈相失遊意儻盡姑爲時起予從此更詣承明竇公不日應召宣室秋風似緊當共天衢佇羊角而來一舉磨蒼蒼矣詩人同志之

送洪孺卿赴舉序

三折股爲良醫予五升詞場四遭椅撫是以竊知乎文則洪氏子舉秀才前期勝負予得而度子天與黼黻之性加

第 35112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才

好勤苦之節紡績墳典組織篇什觀經緯機杼則重繇繡
段日日當成今年秋貢士果居首薦歌鹿鳴以爲餞想鵬
搏而飭駕金欲求鍛玉將就磨光鉉頴耀朝夕以冀迴鴈
賓海秋風落山雖難別離向慶無恨中鵠餘矢猶思再發
升冬月期會于闕下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十